

皇
綱

偉大的五位

榆林張李鸞

偉大的互作

偉大的工作序

在書序一類的文章裏，差不多都要把「著書問世」的理由表白一下；表白的形式，拿「規矩」作比喻，大概有方的，圓的，三角的三種。方的是古色古香的「勸世文」，所謂「移風易俗」，「文以載道」的一類。這一類爲什麼叫做方的呢？因爲她的內容是端正的，跟骰子一樣，——有六面八角十二道折線的變化。圓的是磨去了角稜的「經驗作品」，左傾向左轉，右傾向右轉，隨着潮流動盪；一般的思想漂泊到那裏，他就像救生船一樣，開足了馬力迎上前來。這當然是適應時代的東西。因爲她是善變的，是多方面而無一定方面的，所以拿圓來譬喻。三角的却坦白極了，一張口便說：「我是爲了『稻糧謀』而著作。」她只有三面，——就是很露骨的「著了書賣錢，賣了錢吃飯」。

在這三種以外，現在又有了新發見，這個新發見就是「偉大的工作」問世的理由。——有一天我接到綏遠寄來的一封信，信裏說：「我想將一年來寫過的東西出版一本書，印刷方面，求你幫忙。我何以忽有印行之意？——是最近因爲某某報副刊鈔襲拙作發表；我寫信交涉，編者來信大有信不過的意思。你說僻處邊遠的人，就這樣受氣嗎！……：：：一下邊署着「楊令德」三字。並託我作序。我跟令德是跟要好的朋友，這個忙不能不幫，於是就担任了印行的責任。」

偉大的工作序

令德是綏遠民國日報的編者，他的作品都是在該報發表過的，版權當然屬作者所有。別人鈔襲了原作者的作品，不准原作者有告發的資格，這未免太難以為情了。這本書印行的理由，就在於此；這種理由可以說出乎「著書問世」的「規矩」以外，是「別開生面」的。

本書內容：是用小品的體裁描寫有興趣的雜感，每一篇都有深刻的意義；並且富有地方色彩。沒到過西北的朋友，讀此可以明瞭西北的一部生活情形。「某某副刊抄襲拙作發表」，就是根據了地方色彩的優點。僅這一方面，已值得拜讀。這當然不同於一般的無聊讀物了。

偉大的工作目次

偉大的工作	(一)
母親	(七)
母親的痛苦	(九)
母親的病	(一三)
漫談『兒童節』	(一五)
論翻譯	(一七)
三國時寡婦在社會上的地位	(二〇)
南宋時的『國難』	(二四)
關羽在民間	(二八)
一種文獻	(三〇)
『歸玄恭遺著』	(三三)
從『血痕』到『苦悶的象徵』	(三九)
『父與子』	(四一)
『愛慾』	(四二)

偉大的工作目次

二

日用百科全書的『新聞學類』	(四三)
『沙丁』	(四七)
日用百科全書之小錯誤	(四九)
從『英雄與英雄崇拜』說到綏遠的回民	(五一)
魯迅的『刀筆』	(五七)
從『四十自述』說起	(五九)
『列寧與甘地』	(六四)
沈從文的『蜜柑』	(六七)
巴克夫人在中國	(六九)
『曾文正公家書』	(七四)
關於『自傳』	(八〇)
普羅文學	(八三)
『醒世姻緣傳』	(八五)
登龍術	(八九)
李鴻章與斯文赫定	(九一)
論徐彬的『新聞學』	(九三)

『亞洲腹地旅行記』……………(九五)
李泰芬和『綏遠通志』……………(九七)

偉大的工作目次

偉大的工作目次

四

偉大的工作

自從妻懷孕以來，我就惴惴不安，就妻的天真與她那一種特別不同，絕對不是福薄的人，但我自己則自覺是一個不怎麼樣「祥」的東西，所以那時候，我對她，是那樣的望孫心切，妻自己也表示要得到一個男孩子才高興。固然，重男輕女，這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事，可是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說來雖不免覺得可笑，但希望一個男孩子的急切，也是不能避免的事，易金在他夫人將分娩的前幾天，就愁苦的了不得，他的希望得男的心簡直感動了我。有幾次，我們一面喝咖啡，一面暢談的時候，我往往是同情他的。不過，自己個人覺得一切彷彿都很滿足，只求母親能不病，便覺萬事皆足，現在似乎只缺一個男孩子。如果真的如意得到時那不太於「滿足」了嗎？前些天自己讀「曾文正家書」時，有朋友尚說曾文正的「求闕」是值得注意的，我呢，毋寧說也是「求闕」的好，所以對於妻的懷孕便不免擔心了。

好在還有成，他是那麼靠得住的一個醫生，他的來，簡直是妻的福氣！有一次，朋友們在一起談天時，大家詢妻的懷孕「月分」，我都謔說不知，請他們詢問成。當時大家很笑了一陣，這初看去彷彿很好笑，實則我信託成的心已表現無餘了。

從前在妻病時，有的人就很擔心，他們的判斷她不是有孕，就不得了，結果她有孕是



證實了。當我和她遨遊平京，那時成已斷定她有了四個月的身孕，但她當時的身體實在不好。抵京之夕，她突然稱病，幾乎嚇死我。後來在平勾留十數日，返家後她的身體已萬分健康，這在我一面歡快，一面仍覺惴惴不安，因為她在未分娩之前，我總是担心的。

眼看得要『過年』了，她的身體還很好，除夕前一夜，我們都說笑，小孩子怕是『大年初一出世的神兒』，誰也想不到會變化得這麼『快』，這麼『神速』！

妻初懷孕不久，那時誰也不得而知，岳母便從廟會中偷回一個泥塑的嬰兒，妻很秘密而不好意思的藏了起來。我戲在這一個泥塑的小兒背上寫了這麼幾個字。『此大柱子之子小柱子也』。後來妻的懷孕證實。我常常指腹乎之曰『此中有小柱子在』。弄得在家中做了幾個月飯的長命嫂也常呼『小柱子』不止；六歲的甥兒廬影也不斷的說『小柱子』的名字。這當然是一個笑話，如果妻生一個女孩子便不這樣稱呼了。在這個期間，朋友雲為我卜一牙牌卦，得句曰『雌雉亦高飛』，就卦象言彷彿妻要生一個女孩子的。

一天妻從岳家歸來，說『今天吃了一個針管』這是卜得生女的意思。在故鄉就有這種陋俗，一個產婦在生產之先，包一針於食物內，令其吞吃，如先咬定針之端，即表示將得男，否則出針之眼，便是得女的先兆。故鄉有一次弄這個把戲，一個產婦竟不留神而吞針入腹，以致喪命，我對於妻的說法，一面覺得荒唐，一面也以爲和雲的卦暗合，所以向妻譬解說我們不應當有重男輕女的念頭。不過話是這麼說，大家心裏總還有一點異樣的感覺

。這種心情，一直等到母親有一天摸妻腹聲稱是懷的男而稍覺安定，但終也不放心。我怕妻先有一個成見，所以老是說我對男女是不分軒輊的。真的，我對艾兒的愛，並不以為她是一個女孩子而稍減，父母對於子女還能有畸輕畸重之分嗎？

除夕前一夜，當晚間十點鐘左右，妻就說她的腹部有些不快，我也沒有注意，照例讀書閱報，到了十一點鐘她說有點腹痛，因為事前的彼此從舊的『達生編』讀到新的『胎教』，『產婦須知』等書，知道一個第一次生孩子的產婦，臨盆時是要經過較久的時間的。所以我們入睡了。

那時我非常疲困，睡下就打盹，妻則似乎疼得利害一點，她由呻吟而哭泣，我覺得這也是無法避免的事，所以仍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妻忽然說發現一種『水』。我忙的起來一看，見被褥已濕透了。就自己這點一知半解的常識判斷，知道這是所謂『羊水』，一個產婦於發現羊水時便是分娩成熟的時候，於是我忙的穿好衣服，起來告訴母親，母親也睡下了，她聽了這種情形便很迅速的穿衣起來，在屋子裏生了火，這是成的囑咐，在分娩時分要生好火的。等到母親看妻時，她的腹痛已加緊，好容易扶她到生好火的母親的屋裏，我才慌忙騎腳踏車直奔成處。

自從自己眼病加劇在報館不編新聞版而改編白晝發稿的副刊以來，就好久沒有聽到夜間街頭崗警喊問「口令」的聲音了，今夜又聞此種深夜中的喊聲，覺得特別的不同。

——口令？！

——沒有口令，請醫生去。我這麼搪塞着也就過去了。

到了成處，深更半夜的叫門，很覺不安，幸而一忽兒已叫開，成的一位學徒似乎於睡眠朦朧中表示不大高興，成很慈祥的加以責備，我都覺得不安。成馬上穿好衣服，携上他許多已經預備妥當的應用物件，這時同事震已完成了「夜的工作」而返家，我和成匆忙的跑回來。

一進門，母親很擔心而憂慮的低聲說：「先見一些血了！」這大概是老年人對生孩子所忌的事，我因為有成的靠山，也不大理會，這時妻的腹痛已不可開交，成一進門，馬上更衣，略為預備一下，便教妻睡下，這時完全是深夜的景况，妻呻吟着，母親忙亂着，整個的世界，彷彿都沉寂了，唯有我們這火兒炎炎的屋中，完成這偉大的工作。

成教我為妻脫了下衣。前幾天她因為有一些腸胃病，成欲為之施行「灌腸」的手術，她是始終不肯，現在，為她脫去下衣，她也顧不得一切了。由成的指示，我知道小孩子已多少露一些頭頂，但那地方太渺小了，若不是成說，我簡直就不敢相信。

妻是那麽痛苦，她呻吟，呼號，那一種掙扎的情形，令你不忍卒觀。這時我想到已故「詩哲」徐志摩的一首描寫產婦的新詩。徐志摩的詩就頂不濟那一首詩也不失為名作，他的描寫完全是對的！他對於一個嬰兒的誕生，的確是有一種領會的。

妻甚至於捏緊了我的手，抱住了我的頭，她一再的掙扎，成簡直是一位慈祥的人，他一面安慰產婦，一面屏氣期待這偉大工作的完成。當時的情景，使任何沒有心肝的人看到了，怕都會感到偉大與莊嚴。真的，這時只有同情，沒有猥褻；只有純潔，沒有醜態。經過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的時辰，妻簡直是連呻吟都顧不得了，見到得嬰兒的一片頭頂，已逐漸的擴大起來，成以莊嚴慈愛的口吻安慰產婦，連連不住的輕聲喊着，『快要成功了，最後努力』於是有一種沒有字可以形容其神速的光景下，嬰兒的頭頂脫然而出！我只看到了頭顱，成已極迅速的將整個的嬰兒取了出來。我簡直不信這是一個肉體的新生命，那可愛的小的四肢不住的舞動。分明是一個潔玉般的藝術品；我馬上看見是一個男性的嬰兒。成一面包裹這初出世的小生命，一面向母親道賀『恭喜，老太太，是一個少爺，』近幾天來每天要鬧病的母親，今夜雖然沒有病，但已勞頓不堪而躺着休息了，只聽她很得意的說：『我斷定就是一個男的！』

這一件藝術品！這小小的新生命，在成手中呱呱地啼出聲來了。是那麼宏大而響亮。這夜的寂靜的世界，登時被他打破！妻也不呻吟了，她是完成了她偉大的工作與使命而作了成功的勝利者，她安心的休憩着，我知道她是因聽了得到一個男的嬰兒在苦痛的掙扎後而得到安慰了。接着，這小小的新生命，睜開了雙目，從此他就要放眼看這世界上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一切了，是幸運嗎？有誰知道呢！

艾兒也醒了，她也是因了得到一個小弟弟而喜歡的醒了。在襁褓中，這小小的新生命跑到了母親的懷中。我暗暗的禱告：母親你孀居將近三十年而受盡了辛酸的母親呀！這就是您最後唯一的成功收獲與安慰罷。

成於細心而神速的手術下安置好了嬰兒。然後才從產婦身上取出了胎衣，安頓了妻使她作成功後的休息。我領會到了母親的愉快，妻的勞苦與成的聖潔！

我們收拾了一切，母親看護着她的孫兒，妻於疲困後入睡了。成和我才到我住的房裏開始休息。

成仍注意產婦的精神，很細心的偵察着，這時已經是除夕之晨了。我完全是坐以待旦。

在晨光熹微中，成再診了妻的脈搏，看了嬰兒的神氣，對我說了一聲：『經過良好』而走去。我同成到了他的醫院。這怕是我幾年來起得最早的一天罷（當然我根本就沒有睡）我從成處聽了震的道喜聲，拿上藥品跑了回來。

這幾天母親本來病得利害，但，這一夜勞頓許久終夜未眠精神反而很好。她老人家本來是精神上有特殊氣魄的人，如今在一種愉快的心情下精神更加飽滿了。

元旦舅父來了，對母親說：『好，你們楊門有後了。』有許多人這幾天也說：『養兒不見孫，總算一場空，』的話，爲母親道喜，她老人家也喜氣洋洋。我想，在母親受盡了千

辛萬苦而守寡將近三十年的意義上說她老人家是有了莫大的成功了。但有誰知道她這將近三十年的悲苦生活是如何度過嗎？她到如今雖然是六十四歲的人而已衰老不堪，髮是那麽白，牙已掉得滿嘴僅留下四個，她在物質生活的享受上，什麼也談不到了，她辛辛苦苦撫育我這獨子成人，又能得到些什麼！如今一個孫兒的降生，也不過使她在精神上愉快一些而已，想得使她一生的寂苦從此挽回已是絲毫不可能了。

母親今年六十四歲，這初生的小小的新生命就以「六十四」作乳名，這怕是唯一的紀念母親的方式了。

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夜。

母親

母親因爲二十年的孀居，獨立支持家政，操勞過度，所受刺激亦太重，身體甚弱，年紀不過六十歲，看去已不啻七八十了。

今夜，她大概是受了些感冒，突然就渾身抖戰起來。抖戰得非常厲害，一直繼續有十數分鐘，連話也說不上來。當然使我異常驚惶，性艾已嚇得哭了，我也不由得下淚，一面抱着渾身顫抖的母親，一面思潮起伏，哀感無似。

母親，她是如何可憐的人，爲了我吃苦已有二十年了，直到現在，可以說她是沒有享

一天福的。她的富有男性的精明強幹，刻苦儉約的主持家事，二十年來，耗盡了她的心血，費盡了她的精神了！

近年來，我自己總算是負上家庭生活的責任了，但，家中的一切，依然全賴母親操持。去年因了自己在歸化做事的方便，所以把母親也搬了上來，去年過年時她說是近年來第一次滿意而快樂的新年！

這一回我返家鄉一次而來後，性艾說：「祖母和人家說，住在歸化想念托縣的女兒，住在托縣想念歸化的兒子，實在不能兩全，活得太難過。」可見她是很爲難的。

今天夜裏，她正抖戰着厲害時，性艾啼哭起來，教我心上萬分難過。如果不幸，非但母親沒有享一天福使自己遺恨無窮，就是可憐的喪失生母的性艾依祖母爲生命的又將如何。太悲慘了！太淒涼了！我簡直不敢往下想，我那里能不哭！

好容易母親的顫抖停止了，她說這是不緊要的，這種病她得時還在數十年前，那時因爲死了小孩（可憐她因爲死小孩該受多大刺激，因爲在我以前曾死過三個我的夭折了的長兄）；數年前還抖了一次，那是我正在外求學。今番是第三次了！

她如此的孱弱，如此的年邁，那禁得起這樣的抖戰呢。馬上她渾身燒起來了。我疑惑她也許得了瘧疾，但天色不早也不能延醫購藥了。

母親睡着，發着囁語，我一個人看着火，讀一本書，消磨時間，讀得是屠格涅夫的『前夜』。這是俄國文豪的六篇名著之一。（其餘爲一，父與子，二，貴族之家，三，煙，四，荒地，五，路丁）煙是已經讀過的了前幾天還讀了他的『羅亭』。這本『前夜』是沈穎譯的，前幾天就讀過幾章了，今夜恰好讀到第二十五章般沙洛夫病了，白爾森涅夫夜間伏伺着。讀到這下面這幾句——

夜間非常的不好。病人（般沙洛夫）發出許多囁語來。白爾森涅夫從自己的椅子上起來了好幾次，顛起腳趾頭，走近床前。很憂愁的聽着他那不明瞭的囁語。

我看看發着囁語的母親簡直不能往下讀了。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巧事！母親病了我就會無意中讀到這樣的書。究竟是我現在所處的境地，還是書中所寫的境地，幾乎一而二，二而一，弄得我辨不清了。

母親的痛苦

母親的痛苦，我敢發誓，我是深深知道而沒有忘記的。但，她對於我的痛苦却不會知道。母親不了解我，也不諒解我。她的牢騷可以儘量的向我發洩，我該向誰去呢？母親自然痛苦，但她總有人知道，而且還可以向我發牢騷，我則沒有人知道，而且也無處發洩，所以我覺得我比母親痛苦得多。

我和母親痛苦的根源，當然是造因於二十餘年前父親的死，父親一死，我們便只有痛苦了。天地間孤兒寡婦，原是最痛苦的人呵，我不禁要放聲一哭了。

母親孀居的悲哀，支持家政的辛苦，和家中人的嘔氣，處處可以使她的性質轉變，而況她又是那麼富有男性的剛強的人。母親是這樣，她的痛苦愈深，我在幼小時稚弱的心靈，便深深的受了莫大的創傷。我的環境，我的週遭，我與母親所過的寂苦生活，使我不得不如此，把我造就成一個懂事早的人，這樣我的痛苦才越大了。

我實在應當養成一個憂鬱的人，但，我自己掙扎，還是這種終天喜歡的活着，有誰知道我內心的苦痛呢，我的頹廢，我的啼泣，我的孱弱，我的二十多年來的一切性質，都是這種孤兒寡婦的悲慘的墮境中造成的。

父親好比是太陽，我和母親的天地中老早沒有這大的熱力，大的光明了。我現在想起，我懶得要命，雖然父親死時我正是毫不懂事，一個四歲的孩子，絲毫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過。

呵，這二十多年來的生活！

我此時對於自己的女兒，儘量使出父親的慈愛，溫存，她是有父親的人，我爲要補我自己的缺憾，我更熱烈，細膩，慈祥的愛他。什麼時候她到了我這般年紀，便可知道如此時的可寶貴了。

母親的苦痛，可以說沒有法子減除，因為父親一死便給她注定了。在我十七歲結婚的時候，怕她就深深感到兒子是沒有法子永遠拿到的苦。兒子有了媳婦，媳婦可以把兒子拿到，要教他的靈魂整個的回到母親的懷中，怕是不可能。這怕是母親新添的一種痛苦，這痛苦一直頂到現在，在她的感覺，也許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我能體味到一個老年人寂寞的心情，她是如何的願意她的兒子在她膝下承歡呵。但我却是在家中作起客來了。我沒有充分的時間在家里待着。

母親和我在精神上簡直有了衝突。她認為我絲毫不知道她的痛苦，她認為自己犧牲如此之大，而結果依然是空虛與寂苦！這在她，實在免不了要有此感覺，所以有時她會對我哭起來。

實則我何嘗不知道。

今天母親又哭了。並且我聽掌印甥說她昨天還哭一次。哭，母親的哭，我不知見過多少次了，我不知跟着她哭過多少次了，並且不是稀奇的事。但，她老了，她在風燭殘年中仍不能愉快而終不免一哭，我才分外覺得心痛呢。

母親哭了。我也莫名其妙的哭了。母親有母親的心事，我有我的憂鬱。可憐她老人家躺在那里閉上眼便直似一具屍體，那里還有一絲活人氣象！她老了，她的身體已經是這樣不濟了，她的心血嘔盡了，她始終得不到幸福，她始終在痛苦着，這幾乎三十年整的孤孀

生涯，使她到死也不能歡快。唉，我只有哭了。

我再想到我，母親，我了解她，我心上因她的痛苦而發生的不安，終身是不會不息的。但是，我呢，以母親的愛我，尚不了解我這內心的痛苦，有誰知道呢，我好教誰知道呢。母親已老，我決不忍得在她面前流露一點苦痛真情，使她再為多一些負擔；艾兒年幼無知她當然無從知起；珍，我新覓得的綠洲，她是天真未鑿。尚不識人間苦的小孩子，我能洩露一點春光，使她精神有什麼缺陷嗎？打折牙自己吞，我還是自作自受罷，我更只有哭了。

母親看見我哭，她便馬上止住，她一定是怕我過於哭得利害了，她一止，我便也揩淚讀書，就在這個期間，讀完一本金滿成的「愛慾」。書中主人句九居的母親，句寡婦她是如何的要她的兒子永遠在她膝前承歡呵，但是，她的兒子跑了，革什麼勞什子的命去了，結果，她死了，他毀滅了。我此時有無限感觸，看看躺在那里的母親，覺得又要淌淚了。

跑到女師範找見珍！

我一見她，我的心情便會轉變過來，有如陰霾的天氣變成晴空一樣，我馬上喜歡了。和珍作別，跑到新城，晚上回來時，躺在車上假寐。這時，秋風襲人，身上覺得冷了起來，當然睡不着，只是遐思。車夫跑得滿頭大汗，喘息不遑，他當然沒有功夫去想什麼，所以他此時倒比我安貼多了。

我想，我始終是痛苦的，我此時好似一具死屍，任車夫拖着走，我的精神在那里？母親，珍，艾兒，她們都是需要我的，假使我此時作一大悲劇的辦演者，她們便如何？……思想零亂得很，而且也悲感的成分多，一直頂到回來，胸口仍好似壓着一塊極沉重的東西般而不能舒揚。

我在黑闇的包圍中警惕，我在電燈的光亮下工作了。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母親的病

昨夜在家住了一宿，母親的病使我終身難忘！可憐她那一種苦痛，她差不多老是不能熟寐，這已很久很久了，不過自己不在家裏住夜，不曾親見罷了。

昨夜親眼看了她身受的苦痛，終夜她幾乎老是喘息着，她的呼吸是那麼困難；老是抽搐着，她的身體是那麼震動！我稍一閉眼，便被她的呻吟驚醒！

她真有偉大的精神！她的病本是發於數年之前，雖經醫生診治，也沒有痊愈過。她的病也可以說是很奇特，呼吸有時候和停頓差不多身體的抽搐，可以在睡臥中擲身而起。閉眼，伸舌，老是如此。有時更會不由自主的發出笑聲。夜裏比較肯發現，所以她不能熟睡，但白天，她又照常起來，有時還要掙扎着為艾兒縫紉衣服。

我是無父的孤兒，使母親受了二十餘年的辛苦；那里還想到我這從幼喪母的女兒，也已使母親又受了幾乎有十年的苦呢。

現在艾兒在母親精神方面她可使她老人家免去許多寂苦；但這寂苦的生活，她們祖孫二人，却如同我幼時那樣過着。

母親的病，我覺得也是醫生不能下手的。她得病的來源，是幾乎三十年凄苦生活中應有的結果。可憐她的孀居，的支拄家政，的迭受刺激，在她精神上，心理上，幾乎是三十年如一日的受着無窮無盡的壓榨，因為她是意志堅強的人，所以把這許多苦痛的創痕，都屏着氣和血吞了下去。如今，她老了！這些都發作了，所以她才有的病狀。

母親的孀居撫孤的事業可以說是成功了，但在此數十年中撕毀了她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她得到報酬嗎？這就是她做下的成績嗎？她完全犧牲了自己，所為何來？為的是我，我這沒出息的兒子！

一夜中看了母親的病苦，使我心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連哭的機能也喪失了。這是一幕鮮血淋漓的悲劇，母親是扮演的角色，我却坐享其成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一夜的困頓，又加精神上受的刺激太重，今天非常不快。

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漫談『兒童節』

今天是四月四日，所謂國際兒童節，中國之有『兒童節』，是從民國二十年八月起的，從那時起教育部規定各地於這一天舉行兒童節紀念辦法，但幾年來也不過極少數的繁盛都市點綴這麼一下而已，比如上海，那是洋化的地方，『聖誕節』的舉行都熱烈如同西人，對於『兒童節』自然也會湊下熱鬧的，別的地方便不大聽見了。——綏遠，尤其談不到。前些年不是還有人作『三一八婦女紀念節』的集會嗎？可是近來彷彿成立了個『婦女會』，也似乎沒有聽見再幹這類玩意！諸如此類，還不能說是落後，簡直是死拖着不走動的辦法。

野馬收住，還說『兒童節』。本來，在我們這古老的國度裏，就沒有兒童的世界，人們都是以成人的標尺去衡量兒童的。幾十年來，一說到『婦孺』那還有什麼地位！女子已不是『人』了，兒童更不用說，兒童是這麼被忽視着，所以一個人從兒童時代起，就不能活潑潑地開展，結果是在『老成持重』幾字下犧牲，弄得這古老的國度越發死氣沈沈了。魯迅說，『救救孩子』！這實在是急需的。

自從兒童心理的研究流行以來，中國當然也受了影響，所以小學教育也和從前大大地不同。過去的兒童，從私塾裏坐得駝背，肌黃面瘦，成功了白面書生；如今的學校總是活

撥得多了。但，這就是兒童的幸福嗎？兒童的幸福止於此了嗎？

「兒童節」的舉行無疑的是更進一步！兒童不但是「人」，但們是「人」的根芽。這根芽不好好培植。無疑的將來都是些「不健全的人」，如果一個國度充滿了不健全的人，還有什麼希望！所以兒童節是值得注意的。

教育部規定的兒童節紀念辦法，大約是令各地教育行政機關，轉令所屬各小學，幼稚園及社會教育機關，在這天召集兒童舉行紀念典禮，及懇親會，並講演或表演有關兒童之問題，分贈兒童禮品，刊發兒童讀物及放映有益兒童身心之影片幻燈等——這是小學及幼稚園方面。至於社會教育機關方面，應該召集附近居民，舉行兒童健康比賽，兒童清潔比賽，嬰兒比賽，並講演或表演有關兒童之問題及闡明為父母之責任，保育之方法及刊發有關兒童保育，有益兒童身心之讀物，映演兒童健康保育等之影片。

凡此種種，都是平易近人的辦法，去年上海的兒童節，因了新聞紙的鼓吹，很覺熱烈，今年想更甚。今年北平，太原也都要切實舉行，報載太原兒童節聯合慶祝大會，係由青年會發起，閻錫山氏定今天在綏靖公署接見兒童，與各兒童舉行握手儀式，這當然不失為有趣的一幕。

我們綏遠似乎還談不到這些事，當然，這無非是表面上的玩意，我們無寧在實質上注意罷！教育廳不是有一個計劃，今年辦幼稚園嗎？盼能如期實現。另外還提出一個小小的

『夏楚』問題，盼在小學校服務的人們注意。

這是事實。綏遠的小學校不論省立縣立，對兒童的最後辦法還賴乎『夏楚』，這種手板戒尺的辦法，無論如何是不對的。如果說教師的尊嚴，須以『板子』維持，教師對於一個學生的管束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办法，這是沒有人置信的。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今天這個日子一時想起，當然，小學教師的勤勞，清苦，種種好的精神，我們依然十二分同情，十二分敬佩的。

由『兒童節』我們可以想中國舊日有沒有這種日子呢？我想是有的。那就是四月八日（有的地方是十八或二十八日）的『娘娘廟會』，那是父母對兒童特別有所表示的日子，敬禮『娘娘』目的無非在『保我赤子』，你看那是多麼盛大的集會，多麼熱烈的集會，我們盼望這新的兒童節能代替了舊的兒童節，不知有沒有人肯於做這個工作！

二十三年四月 日

論 翻 譯

（原著者Lehman MENDEL）

每個學世界語的人，他最初的願望是以他本國的文字去翻譯世界語。這種願望是值得鼓舞的，因為人們幾乎沒有較好的方法去練習世界語。不過我們要記着，表現別人的思想比表現自己的思想，其困難有足多者。

聰明的翻譯者應當是具有天才的人。他不只是知道兩種語言（世界語和國語）的種種相關的地方，假使他要作一個有權威的翻譯者的話，更必須要近一步而具備各種常識，如：文學，歷史，商業，科學，神話學，政治以及其他。假如他的知識不廣博，那麼他從事於翻譯時，無疑的要有許多錯誤。

我想，現在舉一個英文譯成世界語的例子，如『Mother Goose』這一名詞，我們究竟應當怎麼去翻譯呢；這似乎是很容易的，我們世界語學者人人都說英語，人人都知道Mother是母親，Goose是牡鵝。那麼我們翻譯這一個名詞成世界語，『就是牡鵝母親』。只就文字的表面看，自然是很簡單的事，但是，我們要進一步的追求，這裏面就有了問題了。

Mother Goose的歷史是很古的了。在北歐洲的國家條頓民族中間流行有一世紀之久。這是由美國一個叫費斯德的人導引出來的。在一六九二年，是費斯德二十七歲的時候，她在波士頓嫁了一個名叫CooperGoose的鰥夫。但們有些孩子，以後又有七個姪兒和姪女。這些姪兒姪女們常到CooperGoose家裏聽他夫人的許多奇異的故事，可是，這些孩子們永沒叫過她Verriose夫人，而却常常喚着Mother Goose (Goose母親)。

現在，人們知道了這段歷史，當然就可以翻譯Goose。這個字吧？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它是一個本名，並不是鳥的名字。

我有一位朋友名叫 Wood 另外有一位叫 Boys 第三位叫 Robinson 還有一位叫 Apple-
gate 他們四位都是世界語學者。當我和他們開玩笑的時候，就把叫 Wood 的翻成世界語，
喚作木頭，Boys 是童子。

Robinson 是小知更雀兒，Applegate 是蘋果大門，這才是笑話呢。不過，開玩笑還
沒有什麼。假使你要鄭重其事的和他們談話，也不三不四木頭，童子，小知更雀兒，蘋果
大門的亂叫起來，一定要挨罵的。

照這樣說來，我們對於 Mother Goose 究竟該怎麼去翻譯呢？不用說是 Goose 母親
了。Goose 這個字便只好譯音。

另外舉一個和上面有些相似的例子，而說明譯意來替代譯字之必要。我在歷史上瑞典
的故事中看見滿篇描寫一位老太婆扮演重大戲劇的文章，著作家說，這位老太婆有『粉白
的頭髮』。那末，在英文裏，我們該怎樣翻譯呢？

還好，我可以用英文的翻譯和原文來比較。我們看這過去的翻譯家是怎樣用英文來譯
這『粉白的頭髮』的意思，因為在英文裏常說『雪白』，不說『粉白』。我們見過去的翻
譯家用英文譯成『雪白的頭髮』。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在世界語裏應該怎麼樣，我們說粉白呢，還是說雪白？這當然要按
照着國際性呢，假如語文里說粉白的多，我們就譯成粉白，但是，另一方面要是雪白比較

普通些，我們也就說雪白好了。

不過，現在第二個問題又出來了。有人說假如它是邏輯的，合文理的，而且也是很一般人容易了解的，那麼，無論那一種世界語都是好的，照這個觀點，雪白和粉白是一樣的好，因為二者都是一般人了解的。所以原文是粉白時，我們譯成世界語也是粉白，原文是雪白呢，自然也是如此，因為人們只要對原文忠實就對了。

最後，我再說，把自己的國語翻譯成世界語，這是學習世界語最好的辦法，每個學世界語的人，不應當放過了這個學習的機會。可是在着手翻譯之前，對於每個字，每個習慣用語，每個文句，都要仔細推敲，因為假使不這樣，那他的翻譯便會弄出許多惡劣的文體，不合邏輯而難懂的東西，甚至於十足的不合國情。

一，二四，一九三二，譯自環球世界語會『世界語』月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號。

三國時寡婦在社會上的地位

誰都知道自從宋儒高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口號之後，不知冤枉死了多少女子！固然，我們不矯情立異去反對寡婦守節，因為只要兩個人熱戀着，雙雙情死，都是應該的事。但只責女子守節，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胡嫖浪蕩！這總不能謂之公平。尤其是

禮教的鐵練，使多少青春少婦，甚至妙齡女郎，爲了『節婦』和『烈女』的一頭銜，生生的，被桎梏起來。禮教吃人着實可怕！

許多地方的牌坊，你知道其中包含着多少冤魂！這一種公案，何日始能理清？

我們從宋以前，看看那時候的婚姻制度如何，也許有人要說，追溯往古，總不免有些野蠻的所在，固然這也有一部份的真理；但婚姻上關於寡婦再嫁問題，我却認爲是宋以前比較得好些。

現在從三國時代看去，那時候寡婦再醮，可以說是極通行的一件事。寡婦再醮以後在社會上的地位也非常之好，因爲社會上的不蔑視，所以也自由得多了。如下面幾個例子，皇帝都可娶寡婦爲后，其他更不言可知。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蜀書二主妃子傳第四）

吳主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志）

劉先主娶寡婦爲后，不見得是不名譽。可知寡婦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決不至如後日的

三國時寡婦在社會上的地位

以什麼失節爲社會所看不起。至孫權的兩個女兒，都是先配誰後配誰，可見再醮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以下幾則也足以見寡婦再醮爲當時通行的事，如：——

駱統字公緒……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哀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三國志吳志駱統傳）

吳主權徐夫人……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

以上關於寡婦再醮問題，我們決不能說古不如今。同時，關於婚姻制度之紊亂，我們也不妨提出，這却是以後亟漸進步了。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權母吳爲權媵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權徐夫人傳）

權納姑孫，這簡直是亂倫。未免豈有此理了。

至於帝王之隨便可以『召充後宮』，或以人之女『賜』人，這可見皇帝權力之大。更是豈有此理。

吳主權潘夫人……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三國志吳志權潘夫人）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三國志吳孫何姬）

現在，另外還有幾件事，一是當時法重，不但說不上『罪人不孥』，而且『罪及妻子』有丈夫逋逃，未婚妻都可處死刑的事，真是荒乎其唐！如：——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必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三國志魏志盧毓傳）

其次，一件小事，是什麼未葬的皇女葬，還要鋪張，舉行大典，真使人笑掉了牙！

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制，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重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勤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葬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表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

載，願陛下抑制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三國志魏志陳羣傳）

南宋時的『國難』

(一)

宋朝在徽欽時代，已是最『洩氣』的了，南宋更是苟延殘喘！以岳武穆之精忠報國，仍無補於『國難』之『兼程並進』，可見政治上當權的沒有好人，國家是沒有辦法的。秦檜雖然遺臭千古，但他却勝利了。

許多事是當時後世都已知道的，人人都能看得出的，但殺人者手握白刃，你總奈何他不得！秦檜在宋，當時何嘗沒有人能識破他的奸，何嘗沒有人恨他，但你奈何他不得。宋史紀載有人刺秦檜未中的事：——

高宗紀建炎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施全道刺之不中。壬辰，磔全於市。

由此可見秦檜在當時已是如何的爲人所痛恨，但刺之不中，奈何！——其實政治上根本不變化，刺死一秦檜，還有無數秦檜，又當奈何！

秦檜受萬世唾罵，無補於宋之『國難』加重，奈何！

後來的『精忠說岳傳』，把秦檜精踏到萬分，也無非是洩憤；記得『聊齋志異』尙有一段說秦檜生生世世投胎爲豬而被雷殛的事，諸如此類，秦檜作千載下之罪人，但始終不足以蔽其辜。

『國難』嚴重的時候，我們要得是精忠報國的人，這是不須說的了。同時政治上仍須廉潔修明，否則國難之來由於此，國家之亡亦由於此。下面的紀載可作殷鑒：——

宋史理宗紀紹定五年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霪，歷夏徂秋，疑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抑爲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愬死於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舉火自經而死，民冤至此，……

政治上如此黑暗，外患那能不來，國難那能不重？國家的事固然不是臨時抱佛脚的，但至死不悟更當如何！

理宗紀端平三年三月是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其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亡。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乘火縱掠，襄陽爲空。

國難嚴重的時候，而有這種主將，這和湯玉麟之流何異，古今如出一轍，言之浩嘆！像這些東西，根本就不應任其當權，既當權那有不誤國的？不學無術，廉恥道喪，誤盡天下蒼生，真教人沒得話說了。

一二，一六，一九三三，夜。

(二)

中國人彷彿向來不把亡國當一回事的，因為『改朝換帝』，沒有多大意義，而且有人還很相信，我們這歷史悠久的民族，是可以同化了人，而不至被人同化了的。這當然是荒謬絕倫的思想。就今日說，鎮天價喊民衆，喚醒民衆，訓練民衆，民衆也成了最時髦的話頭，而且彷彿有人在表面上的確也相信是能爲民衆謀幸福，或取得民衆之擁護的。實際如何？民衆本身還怕不把這當一回事！

所以此時一切仍須負責的當局來拿出真本領來！民衆是沒有辦法的，民衆也是負不起責的，那有當權的辱國而能歸咎到民衆的道理，這，當然是很明白的事實。

民衆怕永遠是被宰割的，所以才可痛呢！

不抵抗是失去了東三省，民衆幾乎無權過問；抵抗的結果是不數日失掉熱河的許多疆土，民衆關心否？民衆能過問嗎？

湯玉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在中國歷史上已站了重要的一頁，遺臭萬年，也是永垂不朽呀，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讀宋史往往使人悲憤，以今視昔，其實也平常萬分。

宋雍熙三年五月丙子，會契丹十萬衆，復陷寰州，楊業護送遷民遇之，苦戰，力盡爲

所擒，守節而死。

『守節而死』今日那有這種傻瓜，滅式教之流，如何絕食，如何守節，也不過是人們的期望而已，實都則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有什麼辦法。

宋史欽宗紀靖康元年春正月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督戰，自卯至酉，斬首數十級，何灌戰殺，李稅與蕭三寶奴邪律忠王，來索金帛數千萬，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間鎮，並宰相親爲質乃退師，丙子避正殿減常膳，括借金銀，籍倡優家財，庚辰命張邦昌副康王構使金軍，詔稱金國，加大字。

現在的中國是不是當時的宋朝，熱河之戰，僅有一個非正途出身的孫殿英爲中華民族保持一些骨格！

我們看宋時的民衆是如何：——

欽宗紀二月辛丑，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吳敏傳宣衆不退遂擗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濬。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耿南仲說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變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乃復綱左丞，充京城防禦使。

很簡單的是民氣激昂，也抵不過當權者的昏憤！

聽說馮玉祥在張垣訓練衛隊，準備抗日，他比當日的李綱似乎還好些？

又壬寅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四月丙辰有告姦人妄言金人復至以恐動居者賞之。

這也就夠可憐了。

又，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託言城下作法，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衆皆披靡。

湯玉麟之流，怕還不如妖人郭京呢。

又二年春正月壬辰，趣召康王還，遣攝昌耿南仲陳過庭出割兩河地民堅守不奉詔，凡羣月止得石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

『民非亡國之民』，然而無補於亡國。這就是今日義勇軍的顯照喲！

不用翻明史了。我們直到如今還停滯在宋朝的年代呢。唉！

一二，九，一九三三，燈下。

關羽在民間

經三國演義的渲染，民間傳說的流行，關羽在社會上的地位，神而化之，奇妙得不可思議，而同時一般人對這位所謂丹眉鳳眼赤胆忠心的關帝，也恭敬得了不得，呼之曰『老

爺』，尊之曰『帝君』秧歌或戲中的丑角往往逗怎麼打趣：——

『你和我表兄弟呢，知道嗎？』

『誰說？這話怎麼講？』

『關老爺你怎麼稱呼？』

『當然是老爺了。』

『對呀，我也叫老爺，你也叫老爺，你和我一個老爺（這是外祖父的稱呼），還不是表兄弟嗎？』

關羽在社會上受人尊重到萬分，三國演義上雖然有敗走麥城一回，但戲上則絕對不敢排演，幼時讀三國演義時，人們也都以讀敗走麥城相戒，說是讀來會頭痛呢。爲關羽諱，到了這步田地。可是關於他的好的方面，勝利的地方呢，便要渲染得利害了。比如說刮骨療毒，這固然見得關羽爲人之有骨氣有胆略（楊椒山也是如此），但三國演義加上一個華陀，便寫得有聞有色了。我們看三國志對此事的記載是：

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劈血流離，盈於盤器，面羽剖炙引酒，言笑自若。（三國志蜀志關羽）

這裏面沒有華陀，記載大概翔實，羽的精神也的確可佩服呢。

因為關羽故事的逐漸神化，所以人們便都諱言其短。三國志批評關羽的話，謂『羽剛而自矜』，寥寥數字，已說盡他的弱點和失敗之由來了。

一種文獻

文字的運用，有時真有使你想不到的地方，尤其所謂士大夫階級，這本來是文字的『正統』運用者，他們更想不到在低層社會裏運用文字是如何的可笑——其實仔細想想你就可以不笑了。中國的方块字本來就難於認識，又加之我們的教育不普及，於是文盲便特別多起來，但，時代總不是結繩紀事的時候，有文字人們總要利用一下，因之破體字，簡筆字，俗字便風行起來，而文法上呢，也便不盡如文人學士那麼週全了。

在這裏忽然想到昨天報載『斯達林』的『俄國內視報告書』來，這蘇俄的也可以說是全世界的人傑斯達林說：『已往四年中蘇俄面目已大變更……：城鎮興於荒土，貧窶失業均已絕跡，識字者已達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蘇俄的文盲本來也很多，可是，如今人家已這麼自豪的說着：『識字已達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我們如何？我們的文盲什麼時候才可以有較大數目字的減少呢？『人民識字運動』彷彿也曾舉辦過，『平民千字課』也曾推行過，可是，如今如何？還不一樣是『五分鐘』完事！永遠是這樣，我現在要談的這一

稱『文獻』，怕也永遠要層出不窮了。當然，這一種文獻，還包含一個『社會問題』，容我們以後再探討罷。

我在未抄錄『文獻』以前，先作一個總括的註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已出閣，夫爲農民，因旱災鬻之於人，後女又從第二個丈夫處被賣到『西河灣』（那是怎樣一個去處，讀者想都會曉得），名目上她是『自混』，但她却有契約上的重債須償還，換句話說，就是她的債簡直是不可償還的，那末，她便終身不得跳出火坑了。下面是這些『婚書』和『契約』，也就是我們說的『文獻』。

一、立婚書約人王哀有，荒年惡月，已養不過，（註一），情愿賣與段秋分名下，裴一方正琦（註二），同人言明，作身價現大羊（註三），一百陸十五元整，其羊（註四）當交不欠，恐口無憑，立婚書約爲正用。坐地每人（註五）王潤喜，民國廿二年九月初三日立。

這是用一塊黃梭寫好，王哀有是原夫，（註一）『已養』想是『依養』，『俗話所謂養活』也是此意。（註二）『裴一方正琦』是『陪一房正妻』之誤。（註三）羊就是洋，這是簡寫。（註四）『每人』是『媒人』之誤，『媒人』聽說有『坐地』『跑腿』之分，『跑腿媒人』是兩方說話的人，『坐地媒人』則較有權威，一切岔子出來，都由他担当。二、立本夫情愿與妻離異，任其自便，憑據人段秋風，惜因前娶誣氏（註一）爲

妻，過門一載之久，夫婦不睦，時刻爭鬧，家庭不安，得難且度（註二）萬出無奈，夫婦同意，均愿離散，吳中說合誣氏退還我段秋風財禮現洋八拾元正，其洋當交不欠，至此斷絕夫婦關係，誣氏日後無論改嫁何人，與我毫無相干，倘有失出（註三）戶族其他人等爭奪者，有我段某一力担擋，完全負責，情出兩愿，各無返悔，恐口難憑，故立離散憑據爲証用。

立據受價人段秋風，（左手大指斗）

中正說合人丁寶山十，
蘭錦十，

這是紅梭寫的，較前已通順；段秋分是女子的第二個丈夫，賣她爲娼，脫離夫婦關係，寫成這麼一張『離婚書』，立言也頗覺得體。（註一）『誣』想爲『郎』或『吳』之誤，因爲姓『誣』的不常見。（註二）『且度』係遷延度日意，也是一句俗話。（註三）『失出』純爲土語，有『如有發生』意。這種字樣筆之於書，用在契約上，文人學士們那里能想得到！現在有一個問題是，女的既然離婚，那末，如何才能逼得使她爲娼呢？這就看『錢』的出處了。我們看底下的契約：——

三、立借使七二（註一）現大洋字據約人誣金花，今因歸四十五號（註二）借項不便，自託中人說合，情愿借使到劉星武名下七二現大洋一百三十元整，其洋當交不

欠，同中言明此洋無利無息，每日歸還現洋一元，二百三十六天為期，如有出店（註三）先將借項歸清，准許移動，雙方情愿，各無返悔，恐口無憑，立借約為證用。立借使現洋人誣金花（右二指），同中來人某某，代筆人某某，十一月初四日。

這是用紙寫的，上貼一角印花，可是有效用的。（註一）七二係七錢二分之意，原用號碼。（註二）四十五號想係娼妓之號數。（註三）『出店』指脫離『西河灣』言。

表面看去，一百三十元也不算多，而且每天還一元，也不過一年就還清了。實則一個三等娼妓，每天能不能弄到一塊錢的贏餘還是問題，況且，誰知道這所謂『店』裏還有什麼規矩！『出店』怕是不可能的事了。

本『文獻』中的女主人，是經他父親（一個老農）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花了將近二百元的錢，把她贖出店的，所以『文獻』也能公之於世了。那些永遠不能問世的『文獻』還不知道有多少呢。

就在這一些『文獻』裏！我們可以看出農村破產的可怕，就說這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史料也可以罷。

二十三年二月一日下午。

『歸玄恭遺著』

今日讀『歸玄恭遺著一冊。』

『歸玄恭遺著』

歸玄恭，名莊，歸有光（震川）的曾孫，與顧亭林同里齊名，『時人有歸奇顧怪之目。』顧亭林是很有盛名的，而歸玄恭則『遜跡韜光，聲華久秘，故世不盡知。』其所著『懸弓集』二十卷，也『其書久亡』了。這一本遺著計文七十九篇，詩二百二十七首，以『送顧寧人北遊序』始以『萬古愁』終。

草草讀『歸玄恭遺著』一遍，歸玄恭的整个人格表現在你面前。這樣一個『當明清易代間，身世交阨，幾激成古之狂狷者流，而世概目爲奇士』的學者，天才，其窘困，悲苦，悽慘！教二三十年下的我們讀其遺著，猶不禁生無窮之感慨。

張大鏞序謂『一種傲岸自異確乎不拔之概，恍然於字句之外，如見其人，』『惟其胸有千古，特定不撓，故目光如炬，行氣如虹，而不爲俗屈也。』歸玄恭的爲人，在這本遺著裏所表現的，也確如張序所云。又趙允懷序謂『乃今讀其文而人人意中有一鬚眉挺然傲岸自若之歸玄恭也。』誠然！

一篇『萬古愁』，『罵盡古今多少人，而對於明社之覆滅，始終不忘，痛罵一般無骨氣的人，令人稱快不置，也覺得未免太可悲了。』

恨的是左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金帶圍腰，今日裏向賊庭稽顙得早。那如鬼如城的文人，狗苟蠅營，還懷着幾句勸進表；那不爭氣的蠢公侯，如羊如豕，盡斬首在城東樓；那嬌滴滴的處子，白日裏恣淫躑；俊翩翩的搢紳們，牽去做供奉龍陽料！更可

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早朝，便萬斬也難饒！（萬古愁）

他的念念不忘明社，是隨處表現得出的，可是一介書生，赤手空拳，清朝的江山幾乎是鐵桶也似了的，一個遺民，自己的性命保得住就好了，還有別的希望嗎？他的傷心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的奇士，身世也太悲慘了，長兄是和史可法一起死難了（見先兄監紀君行狀），次兄是爲長興亂民所殺了，（見歸氏二烈婦傳），兩個嫂嫂也很悽慘的死於亂兵，他自己說：『吾家不幸，半年之中父子夫婦兄弟男女死亡者近十人』，接着便憤憤的說：『以累世孝友而得禍如此，世猶言有天道，妄也！』（均見歸氏二烈婦傳）兒子也死了，哭亡兒句有『我今年踰艾，膝下無童稚』女兒呢，怕也是先他而死的，我們看下面的詩：——

孤燈夜靜耿床頭，破戒裁詩漫寫愁，少伯三男無一在，中郎一女又彌留，如交過愛相存注，賓主含悽強獻酬，蘭到已摧情未斷，坐看萎謝淚潛流。（壬寅四月寓孺宜堂作）

這是他的女兒垂危，他住到婿家寫的，末一首云：

中宵屢起爲親情，形迹休拘第五倫，枕上呻吟漸少力，牀前嗚咽已多人，回生那得仙靈藥，緩死須祈司命神，傾盡客囊還莫措，低徊無奈婿家貧。

看這種情形也就不妙了，他的愛女想已是先他而死的了。這種境地，尤其是到了晚年，真是國破家亡，不堪設想了。

至於他的窮，也真厲害，這更可於遺著中見之。

崑山迎薰門之內面城南向有家隆然者，太僕府君之墓也。墓之西偏有小屋，故守家隸人所居，乙酉城破，守家人見殺，屋尋屬之他姓。戊戌十二日歸子所居之室壞，乃以錢十二緡贖之而遷居焉。榜其室曰『萬家基』。居瓦三楹，向明而庫小，南北丈有二尺，東西二丈，簷高六尺，出入必俯躬，後臨河，前有庭，廣二丈許，與鄰家共之，庭西高而東下，水溝在房中，雨則鄰家簷溜皆注於庭，一庭之水循除入戶，瀼瀼然從床頭流入於河，鄰家溷廁逼室西北隅，聲臭時從牆外達於室內。（萬家基記）

若余之愁坐陋室，欲宿春糧適百里猶將難之，又何如哉！（咸大威詩序）

平日安窮窶，飢來也自憐，腹腸鳴不已，耳目用難全，飯糗空希聖，餐雲謾學仙，最悲白髮母，無病晝長眠。——飢。

窮慣已忘憂，人愁亦復愁，流塵積釜底，敗絮壓床頭，自顧誠無策，逢人恥有求，天猶留我在，應與曲爲謀。——窮慣。

他的窮困，就在這一些詩文中也可以看出了罷。他的屋子是那樣的，而平日還甚於於絕糧之憂，弄到後來，萬家基的看墳守墓的所在也沒有了，因為時有棟折榱崩之虞，『冬日大風撼我屋憂怖感傷成五百字』一詩，敘述得是多末悽愴，可是在『別故廬詩序』中則更見其家破人亡之可慘了。

余去年冬有『大風撼屋』之作，蓋文矣，其不可居也。夏四月丁未始去之。不啻棄鸞之，前乎此也；不言遷無其所也。且余惟一妻一男，一女一奴，妻寧其母，女寄鞠於同宗，男挈之遠行，奴舍我去。殘書數篋，其一隨身，餘置之僧院及同宗家。釜鑊甕盎之屬僅十餘事。言乎人蓋散而非遷，言乎物又無可遷，故不言遷也。——別故廬詩序。

窮到『妻寧其母，女寄鞠於同宗，男挈之遠行，奴舍我去』，活活的一家人，生生的分散，這是多末悽慘的事！窮得如何厲害，也可見了。

歸玄恭對於詩文的見解，我鈔他自己的話來證明。——

詩言志，不可以僞爲。其詩如芳草之綠縹者必文人，如古木之蒼勁者必節士。若倜儻奇偉之人發於文辭，必將如干將之在匣，良玉之在璞，星斗山川皆見氣象，豈潘黃門陸平原陶彭澤之比耶。（費仲雪詩序）

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復次，我們這位奇士的狂，真也教你愛煞，覺得有味極了。看——

余謝去儒冠不作時文者十年矣。已未歲授經嘉定，門人欲觀於舊文。歸檢故篋，得三百餘篇，展玩累日，竊自詫嘆。既而曰，『是天之愛我也？』世人以庸陋熟爛之文取科第者何限，余之文自謂高於人者十數而未止也，而卒不過，豈非天哉。（自訂時文序）

他是這樣的夸大，自負，對於他的八股文章，真也狂得可以了。可是始終沒有資格到京師會試，所以他對於北方是很憧憬渴望的。他對於北京的眷慕可於『送周上蓮會試序』中見之，如云：

自永樂中遷都北京，江南去之三千里而遙，故江南之人非仕宦謁選上計與計偕及遊客賈人奉徭役者亦無由至京師。余嘗輿圖所載及問諸嘗遊其地者，略知山川之勝，城郭之高大，空闕之崇麗風土人物之繁盛，而心壯之。自念爲儒生試有司屢蹶，無階自進，又無遠遊之資，貨殖之才，徭役之事，無如緣得望見帝京，不知他年竟得一至否。

總之，歸玄恭這位先生，才學都是有的，就是太窮困了，又生當明末清初，痛明社之不復，但亦奈清不得，你看他說，『君子之處季世，惟當自盡其道，而禍福一聽之於天，持激元之論，爲驚世忤俗之事，以扞文網，觸機穽，此不盡其道者，相戒勿爲可也！』（小宛齋記）

以他那樣的人，生當那種時代，不死者倖耳，無怪乎他要當什麼『頭陀』了。

這樣的人，太悽愴了！晚年不能自給，寄食僧舍，顧非素交，雖原贈弗納。窮到這步田地，猶可見其骨氣，真是一個奇人呵！

十九年，二月一日

從『血痕』到『苦悶的象徵』

讀了一本『血痕』。這幾天讀了兩本俄國人的著作，一本是阿志巴綏夫的『血痕』，一本是朵思退夫斯基夫人的『朵思退夫斯基』。

『血痕』一冊中共有六篇小說，一、血痕，二、朝影，三、革命黨，四、醫生，五、巴莎杜麥諾夫，六、寧娜。這個集子集合了四個人的譯文，魯迅的一篇，沈澤民的二篇，胡愈三的一篇，鄭振鐸的二篇。

在這一本集子裏，充滿了革命的情緒和色彩，讀了的確使人感動不少。不過，這是很自然的，同時也自有其不朽的藝術。反觀我們以革命爲號召所謂『革命文學家』如何，還不是不值一著嗎？！

我們也是革命時代，我們也自有革命的故事，可是我們的革命文學家的不朽的藝術呢！徒以革命標榜成嗎？！

讀了一本俄國屠格涅夫 Тургенев 名著『前夜』。

此書係俄羅斯筆文文學，沈穎譯成中文。耿濟之序文謂屠格涅夫著了這篇『前夜』的小說，以喚醒衆人的迷夢，使俄國的青年能棄去空言，腳踏實地的做去。所以這並不是普通的描寫愛情小說，實在是俄國青年的興奮劑。『書中女主人葉林娜對於白爾森涅夫和蘇

賓都存個看不起的念頭，獨垂青於保加利亞亡命志士，窮無所歸的殷沙洛夫這個人。這個並不是說葉林娜眼光高，見解特別，却是證明屠格涅夫實在是厭棄白爾森涅夫和蘇賓兩人學問和藝術的事業，而推崇殷沙洛夫這種志切救國，鐵肩擔道的精神。」

廚川白村的名著『苦悶的象徵』，是五年前讀過的舊物，當時似乎已感到一種大的刺激，但是過後便淡漠了。

現在，讀完了『出了象牙之塔』，覺得如廚川白村這樣思想高明，肯下針砭的學者，中國還是不多見——可惜他早在十，地震死了，這不但是日本的損失，也是東亞的損失罷。

在日本，總不至於如中國這樣的烏烟瘴氣，可是作者在本書裏對國人所下的針砭是那麽嚴重，那麽深刻，我們看了之後，實在不敢說那是揭發日人之短，因為我們的短處總比人家的多，人家的大！

魯迅先生在後記中說：『但從這本書，尤其是最緊要的前三篇看來，却確已現了戰士身而出世，於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一一加以辛辣的攻擊和所假借的批評。』

又說：『但是，他們也太採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簡直可以疑心是說中國。』

實在是，著者所指摘的地方，在中國處處可以看得見，指得出，可是日本究竟還有中國所不可成及的好處呢。

——十八年秋——

『父與子』

讀完耿濟之譯的俄國屠格涅甫的『父與子』。

『我常說有種人擲一生於婦女愛情的牌上，却當這個牌殺掉的時候，便垂頭喪氣什麼事情也不願意去幹，——那麼這個人不是男子却是畜生。』（父與子頁五六。）

伯札洛甫此數語，可作摩登青年當頭棒喝，失戀自殺或者消極的人都可以猛省了。不過，愛情這種東西，究竟不是能以理智裁判的。伯札洛甫是一個有為的青年冷靜的埋首於科學工作的青年，這些話說來何等有力，何嘗不是！但，我們看他自己垂危時的情景如何

『唉，安娜，塞格也夫納，請你說實話罷。我是已經完了，掉在車輪底下去了。實在也不必想到將來的事情，死不過是個陳舊的遊戲，可是每人都覺得是新的。到現在我也不怕……等一會就要一瞑不視了。唔，我對你說……我愛你！這個在原先是毫無意義，現在却已晚了。愛情是形式，而我的特別形式已經解了。你真好看呵！你站在那裏真美麗……』

這是伯札洛甫彌留時對他所愛的人而說的話，他也跳不出愛情的圈子。不但如此，他還會和人決鬥呢。

保羅愛着他兄弟尼古拉的愛人，但她却不理會。後來，他兄弟的愛人費尼慈加和伯札洛甫作了一次親密的接吻，恰好被他瞥見，他便要和伯札洛甫決鬥。

決鬥，這中古騎士的遺風，該多末驚人呢，保羅已是老人了，他却雄心勃勃的要和人決鬥。而且他所愛的人還未必愛他。

我現在才覺得決鬥實在是好事，人們是應當的女子身上而不在父母間。這終古的遺恨，這莫大的，無比的鴻溝，永遠填不平，永遠疏不通嗎！

(二十一年六月六日)

『愛 慾』

讀完一本金滿成的小說「愛慾」這本東西寫得還不壞，可惜名字叫壞了。什麼不可以叫，為什麼單單取這麼兩個帶有誘惑化的字？

從五四運動以後，到北伐完成這一個期間，的確是中國的一個大轉換時代，在這裏時代裏的青年，也就夠苦的了。都是憧憬於革命甚至獻身於革命，但是結果則大混亂之後，毀滅而已。

能把握住這個時代，描寫到這個時代的青年稍有成功的作品，有矛盾的……部曲「動搖」，「幻滅」，「追求」以及「虹」。葉紹鈞的「倪煥之」，金滿成的「愛慾」也是如此，其餘如黎錦明以及許多人的零碎東西不過一泡沫而已，還說不上成功。

矛盾作品中和「倪煥之」裏面，還沒有什麼頂可愛的人物，「愛慾」中的主人翁旬九居却着實有他的可愛處。他對革命可以說是認識不清，但却傻得可愛的，因為他是那麼坦白，率真！

他的母親終於在他回去之前死了，臨死也見不上她的長子旬九居，這在旬的心上可刻劃多麼深的傷痕！革命所得是什麼？傻子吃虧，聰明人大發其財盡量的享樂而已。

旬的被警備司令槍斃，結束得尙好，這也是新聞記者，一個做論說的肇禍那麼容易因為他是有仇人的。

書中的女主人金石心，也有可愛的地方，但有不盡情處，怕是小說家過於空想了。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日用百科全書的『新聞學類』

前些時在一本新聞學的書上看到蘇俄的報紙，每晚到了十點鐘編輯工作即終了，「晚間十時以後遞到之消息，則不拘性質如何重要，一律留待次日編輯。」使人覺得蘇俄的新

聞記者，的確在全世界另闢途徑，他們的生活是值得羨慕的，因為他們總算縮短了夜生活的日子。舒新城在『蜀遊心影』記載幾乎是十年前的四川報紙，稱新聞記者簡直與夜生活無緣，與蘇俄比起，更覺有味。

「……本埠新聞也都是隔日的，即是今日的消息要到後天才發表，其原因之最大者就是人民不感着新聞的新字之重要，而編輯先生印刷工人都在下午五時以前出報館。而且社會問題除了有人代為撰稿投去或由什麼機關送稿強其發表時外，就是記者親身經歷的事情也不會披露的。」

——蜀遊心影頁一八七。

這種情形，現在當然不會有的，因為綏遠過去，也是這樣，現在顯然是進步多了。就這些地方說，當然是有了長足的進步。可是就精神上說也許還有退步的地方，這也是免不了的了。

商務印書館的『重編日用百科全書』三巨冊出版了。因為是『百科全書』，所以門類很多，『新聞學類』也佔了一部份的篇幅。一般人——報紙的讀者甚至於報紙的編者，對於報紙沒有明白正確認識的有的是，『日用百科全書』如能以最經濟的篇幅，最簡練的說明，使人們對報紙有個清晰的印象，這是必要的。

當然，百科全書所給人灌輸的不過是普通的常識，所給人貢獻的不過是大體的參考。

『新聞學類』在這短小的篇幅裏自然不是講什麼高深的理論而粗枝大葉描繪一個輪廓也就夠了。在這一點說，『日用百科全書』的『新聞學類』是有相當的價值的，而且也完成了它所負的使命了。

編者在『總論』裏說：『此篇專研究新聞，首述新聞之定義精采，價值，分類，略示及來源，次及新聞採集，編輯造題及通信之方法，末述新聞紙與通信社之組織，至社論廣告等件之研究，均從略也。』

這麼許多項目，要簡略的說明也頗不易，編者却適如其分的都扼要說過，並且還都很圓滿。就這簡略的敘述，一般人讀了是會有大的幫助的，如果他想得對報紙有所認識的話

在『新聞學類』裏每個項目下都是要言不繁，條分縷析的說得清白而確當，並且一切見解也很正確，初入門的人，涉獵一過，決不會走入歧途的。對於『新聞之精采』一項，說得頗有獨到處，『精采』兩個字的用語也甚好。關於新聞之標題，在『造題之方法』(3)項裏說：『如用『近聞』及『如是我聞』以造題，不惟新聞之內容難明，且難引人注意。』(日用百科全書頁六八)這是對的，『含糊之字不宜用』，造題當然要這麼注意的。

在『新聞之造題』一項裏，有這麼一段：『報紙登載一地之新聞時，每集不相聯屬之新聞於一處登之，此時除正題外，各新聞每有分題，以醒眉目。又此時之正題，多爲概括

之詞，常用某地近事紀要，某省要聞彙誌，某省最近之情形，某省最近各方面觀，或某地之雨絲風片等字，有時且直稱之曰『某地通信』。(同上頁六六)

這，彷彿和前面所引的有些衝突，我們覺得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用含糊的籠統標題都是不對的。『如是我聞』等字固然要不得，『雨絲風片』又何嘗要得！一篇通信裏縱然彙集了許多不相連屬的新聞，但其中也不能沒有輕重，看出了輕重，便可以造題。大，小，前，後，有個分別，正題何嘗不可以作總括的列舉，這怕要比什麼『彙誌』『紀要』高明些罷。

『新聞學類』在『日用百科全書』裏不過一個很小的節目，這既然不需要怎樣講述高深的理論，可是幫助一般人使他們對報紙有了明確的認識之後而又『會』讀報——知道怎樣去讀報，這是應有之事。關於這一點，我覺得『新聞學類』裏當對於國際新聞的讀法，向讀者有個指示才對，在中國報上讀國際新聞最難。因了外國通信社的複雜，消息都是從外來，而且幾乎都有作用，無形中你便會上當。『新聞學類』裏在『新聞通信社之組織』一節裏也略略談了談路透社和聯合通訊社(全書頁七七一)，並且也有全國外人刊行各主要日報表，(全書頁七七—八一。)但，我們覺得還不如把路透社，哈瓦斯社，塔斯社，合衆社，聯合社，這些在我國發送新聞的主要通訊社加以明切的分析，使讀報的人，對他們的背景有所認識，然後在報上便不難看出他們的作用來了。

『日用百科全書』裏的『新聞學類』是要幫助讀者怎樣去讀報的，這一點我覺得值得特別提出。

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於養正堂。

『沙丁』

申報月刊第一二期刊着巴金的一篇小說：『沙丁』。巴金我們不知他是何許人，但他的作品則自有其特別的風格與相當的力量，就如這一篇『沙丁』，便是一種充滿了熱力而使人讀後熱血沸騰憤慨中燒的作品。

『沙丁』的內容是這樣的：開鑛的公司，騙上許多人到一個地方挖礦，到了之後，腳鏢一釘，你便終身不得反身。那地方簡直是地獄，書中名爲『死域』開礦的公司雇下許多鑛警，這被迫挖鑛的人，隨時可以死在鑛警的槍下。『沙丁』便是這許多被剝奪了一切而迫之受無盡之苦難的人的名稱，其性質等於南洋的豬仔。一點也不錯，『沙丁』就是『豬仔』！南洋的豬仔是懷着莫大的發財希望而往，結果不但一無所得，而且須受盡了千辛萬苦，百般折磨而賠一條性命，數年前讀梁紹文的『旅行南洋漫畫』，其中述『豬仔』被賣的情形，真令人痛憤無已。『沙丁』同樣的給你這種刺激。

事情是這樣的，有幾個青年工人，一時被開鑛公司的拘魂使者，假仁假義，善於聳動

人的東西所惑，便發生抓金的念頭，於是辭別了所戀的女人，到目的地去。本想得幾年之後，發財回來，書中主人升義便是預備發幾百塊錢的財回來贖他的愛人，給人家當婢女的銀姐。那想到一去之後便過起囚人的生活，每天帶着腳鐐，在槍彈的威迫下到洞中掘錫。

這種情形，或以爲是作者描寫的過火一些，實際上怕是會有的。比如說「豬仔」的生活便是如此，而從前平郊某處開挖煤炭的地方，也有勒令煤工入居洞內，終身不令其出洞，在其中受百般的苦，死了算了的事，而且這些煤工還都是搶騙回去的。

人類這種兩條腿的動物，說到殘忍，怕比任何獸類都厲害，因爲少數人要儘量的享福，於是便想盡方法，剝削多數人。開礦公司的少數人大發其財了，許多「沙丁」過着地獄生活，社會原來就是如此。

作者於一羣「沙丁」入死城之前，故意安設一個偶像，什麼趙二神仙，使得一般財迷了心竅的人，死心踏地的跑入死城，那里知道這偶像便是許多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們弄得玄虛！設得圈套！

社會上有許多偶像，是削子手造下教你貼貼伏伏去死。但也真有人信它！

一羣「沙丁」受盡了折磨而被鑛主置於坑洞中喪生時，還要祈禱偶像保佑，唯其如此，便沒有能與持槍的鑛警抵抗的了。

作者寫到最後，似乎也很吃力。那是一羣鑛工被迫下坑洞中工作，但大雨之下，坑洞

中沖滿了水而悉數淹斃。這一幕死之掙扎使人興奮，使人憤激，使人感到莫大的抑鬱。

能使書中許多『沙丁』和鑛警作一場血戰，我想心胸就會開展的。但，那許多宿命論者，至死仍祈禱偶像保佑而執迷不悟的人，是不會如此的。這足以代表現在中國社會的思想混亂，力量薄弱，作者所給人的已經是將要爆炸的熱情之活力！這一點已經是成功的了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日用百科全書之小錯誤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重編日用百科全書』裏關於世界語的地方，這怕是沒有人注意而却值得注意的一件事罷。本書第十一編語文學言語類裏有『世界語之產生及其發達。』字母發音類裏有『世界語字母發音法』。在這兩個頂大的項目裏，本書對世界語總算『聊備一格』了。發音法是很普通的，且不去談，在世界語的認識上，本書以很短小的篇幅，作成了極經濟的介紹，這是很難得的。關於世界語之優點，（一）簡單，（二）明確，（三）優美，都有適當的說明。使至今猶對世界語抱懷疑甚至輕視態度的人看了，教他們知道自己的錯誤。

世界語的重要，至如今還有許多人看它不出，在理論上對世界語沒有正確了解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中國。本書以最經濟的手腕，作最有力的闡揚，在起首『世界語之產生』一

節裏，不過用了二百字便把世界語的價值說明白了。今錄原文如下：

舊約聖經言，人類始祖，當數千年前；遭洪水之禍，漂流無依，水患既平乃不籌善後之策，建議建培於歐發利次河之濱，上接雲霄，與天庭相通，俾遇洪水淹至時得以上躋天關。既鳩工興築，丁程及半，塔上之人與塔下之人，語言忽不相通。上者索磚，下者則與之以石。上者索斧，下者則與之以燧，由是塔卒不成。建塔之人，散居各地，各操方言，永不復合云。彼雖杳渺無稽之談，然語言之不統一，往往引起種族之惡感，阻碍意志之溝通，其爲害不可勝計。方今之世，文明大進，人類社交愈繁，而用以代表思想之語言文字，轉不能一致，不可謂非進化之障。故世界語之發生，實非出於偶然者也。（頁二一八六〇）

這樣的說法，真是費力少而成效多，你就洋洋洒洒，寫許多話來發揮，也不過如此而已。所以，這是值得推許的。

不過『世界語之產生及其發達』和『世界語字母發音法』材料一定是很舊的了。舊編的『日用百科全書』我手頭沒有，不能翻翻看關於世界語的部份，是否和重編相同，如果不加修改，仍用原日的材料，當然有了時間上的錯誤。如說到世界語原始家柴門霍甫謂『……一八八七年，氏得友人之贊助，始以其慘澹經營之新語，梓行於世，其後復與二三同志，力事推廣。今則世界語已大行於世，而柴氏猶家貧如故，日難操業以自贖，晚間則

從事於著述，吾人對此造福人類而不圖報施之功臣，其感想爲何如耶！」（頁一二八六—七〇。）

看這種說法是柴氏尙健在，其實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已逝世了，享年五十九歲。這裏的說法，顯然是舊的。接着還有『夫世界語之發生，至今未及三十年』的話，這更證明了是舊話。一九三四年出版的重編『日用百科全書』不應當有這種錯誤，因爲從『第一書』*Unua Libro* 出世的一八八七年算起，到現在世界語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參看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世界語史』）這種錯誤，極容易避免，只要實行『重編』就會改了的，如今一仍舊貫，實在不大好，盼望再版時能改正。

關於敘述中國世界語運動和世界語之出版事業，也嫌材料太舊。因爲世運僅叙到一九二二年便止，恰好把以後的十幾年拋開了。出版也是如此，近十年來中國世界語出版物，比起別的國家來，固然也貧乏得可憐。可是決不止『日用百科全書』裏所敘述那麼少，有些的出版物無論如何應當添進去。就是儘量添列起來也和東鄰的日本比，這顯然也是以一九二二年爲止，實在是很大的錯誤。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於養正堂。

從『英雄與英雄崇拜』說到綏遠的回民

從『英雄與英雄崇拜』說到綏遠的回民

英國文人嘉萊爾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的『英雄與英雄崇拜』，『經曾虛白譯爲中文，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爲世界文學名著之一。最近見到天津益世報附刊之文學週刊有人介紹過。對於曾譯文頗有推崇處，實際也非過獎，譯文確實流利得很，比一般生硬的譯品，自不可同日而語。

嘉萊爾係英國歷史家及哲學家，著作有『衣裳哲學』，『法蘭西革命史』，『過去與現在』等。『英雄與英雄崇拜』（有譯作『英雄崇拜論』者）係一有系統的長篇講演，共六講，神，詩人，教士以及文學家，應有盡有。如摩罕謨德和拿破侖，但丁和莎士比亞，都講到了。六篇是六天講完，最後他說：『我們穿着許多時代，許多地點，追尋研究着『英雄』』。

古今中外的英雄，都是能使得人崇拜的，本書在研究着英雄，其中有許多話也異常有力，隨便找一兩段如：——

一個人最重要的責任還是壓制住『怕懼』。我們必須免除『怕懼』，不然什麼事也做不成。一個人不把『怕懼』踹在腳底下，他的行爲總是奴性的，決不會真實，最多是好看的外觀，他的思想總是虛僞的，他祇能像個奴隸式懦夫般的思想。（英雄與英雄崇拜頁四七）。

因爲真勇並不是什麼『兇』，牠是一切的基礎。（全前頁四九）。

一個人若不能緘守沉默，不能到適當的時期纔說話動作，這個人決不是適當的人。
(全前頁二八二)

這裏說到英雄，說到勇，說到沉默，其實都是英雄必備的條件。崇拜英雄，在今日說來似乎有『落伍』之嫌，因為一說英雄主義，人們彷彿便能想到武斷，操縱，把持，所以現在還是說平民大眾的好。不過，古往今來的英雄，也自有其不可抹殺的功績，更有其能忍辱負重的兩隻肩膀——無以名之，名之曰鐵肩，或者可以罷。

誰是鐵肩，誰才能肩負起一切重任。不論任何一個民族，沒有人肯而且能肩負重的擔子，那還有什麼辦法！反之，能擔負得起的這一類人大概都是英雄。不管是有名的或無名的，我們斷定能擔負重擔的只有英雄，這一點大概不會錯，這也就是英雄之所以值得崇拜的緣故了。

中國今日，國難嚴重到無以復加，以大刀在前線與敵拚命的誰說不是英雄！——無名英雄！唯有英雄才能挽救國難，我們讀『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後，更覺感慨系之了。

一個民族也像一個人一樣，一旦墜入了懷疑主義，耽玩主義，無誠意的狀態中，總是一件極可惋惜的事情。在這世界中，在一切世界中，能有比這個更致命的嗎？心是死的，眼睛是瞎的，殘留的一點智慧也祇有譎詭。(全前頁三三二)

我們覺得中國無論如何不會亡國，中華民族自有其光榮的悠久的歷史。固然，不抵抗

的將軍，棄國土的主席，叛逆的漢奸，這一回都出現過，可是馬占山，十九路軍的將士，宋哲元，孫殿英這些人——也就是這些英雄，足可以爲我吐氣。所以國難不見得是可怕的，可怕的是整個民族的沒落。當然一個民族的沒落也須經過相當的程序，我們讀了上面這一段話，覺得至可警悚！我們須要嚴厲的鞭策呵！

書中講到摩罕謨德，這回教的教主，別有其偉大堅強所在的聖者，他對於偶像是這樣的憎惡：

摩罕謨德說，你們這些偶像是木做的，你們把牠們塗上了臘和油，棲滿了蒼蠅；我告訴你們，牠們不是神，祇是些黑木塊！（全前頁二〇四）

前些時因爲『南華文藝』的一篇文章，回教風潮一時幾不可遏止，我們就大處看，回教也自有其偉大處：

回教正像一切偉大的宗教，和能透視人類精粹的學理一樣，是一種完善的平衡者：一個信教者靈魂的重量可以壓倒一切世俗的軍王。照回教說，一切都是平等的。（全前頁一一二）

回教的經典——可蘭經，中文的譯本似乎還不通行（數年前我在故都書攤上見到一種，裝璜不大講究，定價倒很便宜），普通我們很難有讀到的機會。就是在各處的『禮拜寺』中大概也是完全誦讀原文，所以譯本更難找了。這一點是回教不如基督教處，『聖經』的譯

本不但各國文字具備，甚至土語方言的譯本也到處皆是，如在中國，苗彜等文字的譯本是完全有的。宣傳的力量該有多大，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種宣傳該有多麼深刻！回教對此點似不注意，所以中文的可蘭經譯本尚不通行，你看有多末可惜呢。

『英雄與英雄崇拜』中對可蘭經的價值有所推崇，嘉萊爾是這麼鄭重的介紹：『我以為，在各種意義上說，「真誠」就是這「可蘭」的價值；曠野的阿刺伯所以寶貴牠就爲了這個。其實這也是不論那一本書最重要的價值；由此發生一切種類的價值——不，從根本上說，牠唯一能發生一切種類的價值。最可異的，在這「可蘭」裏那一大堆紊亂的遺事，咒罵，怨恨，叫嘆中却見隱現着一綫真實而直接的內視，我們彷彿可以稱牠爲詩。』（頁一〇二—一三）

『真誠就是這「可蘭」的價值』，真是要言不繁。這，和摩罕謨德的爲人當然有極密切的關係，據說摩罕謨德『沒有受過一點兒我們所稱的教育』，『摩罕謨德始終不能寫字彷彿是確實的』！但是，『他是個真誠忠信的人，行爲真，說話真，思想真。』在這種情形之下，可蘭經是如此產生的：『摩罕謨德在這些從戰奮鬥的時間中，特別在麥加逃亡之後，抽出時間，口述成他的聖經，那就是他們所謂的「可蘭」(Koran)意即「讀」，指牠是讀的東西。』（頁九八〇）

回教徒對於『可蘭』是絕對的虔誠的崇奉着，比基督教徒崇奉新舊約還利害，這才是

從『英雄與英雄崇拜』說到綏遠的回民

最高的典則，回教徒能使它普遍化。至少，有普通的譯本流行，則一切誤會如禁食豬肉等一些小的問題，都可以使一般人了然。像這一回北新書局和南華文藝的事根本也不會有了。對於回教原始一手仗劍一手執可蘭傳教的辦法，彷彿至今仍有人覺得不大對，其實回教的團結精神，強悍力量，都與此有關，也不見得是怎樣不可以的事。嘉萊爾對於此點持以下的意見：『摩罕謨德仗劍傳教頗受一般人的評議……我們若把這個來判斷那宗教本體的真實或虛偽，那就大大的錯誤了。用劍的確好；可是這劍你又是從那兒來的！每一種新意象，在牠發端時，簡直祇有極少數的一個人。……』（頁九三）

當然摩罕謨德在最初也是從地荆棘中走出，起始宣傳他的教理時三年中只有十三個信徒，因此他受了種種迫害。你不教他仗劍行嗎！他自有其所信，然而非仗劍不可。仗劍的精神，我覺得回教徒可以永遠保持着！回教的偉大處所，我們可以從他們待遇仇人方面也能看出來：

曠野的『勃杜英』把客人迎進他的帳幕，彷彿他有權可以享受此中的一切；倘然這客人是他的仇人，他也要殺了小駒去款待他，三天之中照着教規祇應竭誠款待，并且送他安穩上路；——此後，又遵照着另一條同樣神聖的教規，他只要力量能夠，可以追上去把這仇人殺死的。（頁七四）

這才是真實！這是值得稱許的！你不仗劍嗎？那便只有任人宰割與蹂躪了。雍容禮讓

，如今更不是那種年頭。

關於摩罕謨德的刻苦，現在不再介紹。凡是一個成功的人，大概都是刻苦的人，摩罕謨德自不能例外。本來，『英雄與英雄崇拜』並不是只講到摩罕謨德，不過我們因為西北年來回教問題老是不斷地糾纏着，最近，新疆的回教風潮，怕更是一件嚴重的事。綏遠，回漢雜處，向無糾紛，現在負得責任更重，彼此都是中華民族，團結共赴國難，有回教的仗劍勇武的精神，真誠可愛的態度，擴而充之，也足以禦侮救亡。這，要各方面的注意：回族中智識份子尤負重責。因為在綏遠只有人談（僅僅是談！）『蒙』而忽略了『回』，所以才不嫌辭費來作此拋磚引玉的工作。

一九三三，四，十一，夜十時。

魯迅的『刀筆』

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這樣的話，說魯迅無論如何，中國新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是歸他坐的。這倒也是實情，別的不說，就單從魯迅的文章看去也實在應當坐第一把交椅，他寫的是那麼尖銳，深刻，流利！他說他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是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他這一枝筆真利害！不愧是紹興人，簡直是『刀筆』了。

近來重新掀起了文白之爭的風波，那些迷戀骸骨的東西們，抱住了文言的木主作最後

的掙扎與悲號，看去彷彿也很使人心痛似的。我們把魯迅的話介紹一點，對於這種無謂的爭執也更覺得不值得了。他說：

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醜；一說却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着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藉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文言的好處是什麼，大概只是掩掩醜而已。魯迅可謂一語道破了。

魯迅對於婦女問題也有他澈底的獨到的見解，關於兒童教育，他更說的透闢。我們看下面的他說的話——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訶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而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我自己就是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的父親了，讀此數語，不禁悚然。真的，我們的兒

童教育問題太大，兒童時代便把佢放進了這麼兩種範疇裏去，那還有什麼辦法呢？要使得兒童養成活潑而有禮，勇敢而勤慎的習慣真不容易。由此，使我想到『愛的教育』和『續愛的教育』兩書之可貴，但，那總是舶來品，我們固有的東西呢，實在是迫切的需要我們發掘了呵。

去年張伯苓來綏，他深以青年之『小才大用』爲懼，口口聲聲以『大器晚成』幾字勸勉人，並且希望人人都要『大才小用』才好。這實在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大問題，不論什麼事，盡是『小才大用』着，那里還會好？古人詩謂：『凡才欲其大，凡志欲其小，才大事易辦，才小量易飽』，人人如此，決不至憤事。如今恰好是一個反面，有志無志怕還談不到。所以魯迅主張『大家降一級試試看』。以我看降兩級也未嘗不可。

他說現在的出版物『己』與『已』，『戮』與『戮』，『刺』與『刺』沒有區別，以『戰』『慄』爲『戰慄』，以『己竟』爲『已經』，也是習見的事。原因是大家都在『小才大用』着，『大家降一級試試看』，社會上習見的許多『萬能博士』們看了不知以爲如何？——其實在他們『降一級』是不夠的。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於養正堂。

從『四十自述』說起

從『四十自述』說起

一年來什麼東西也不能寫，不過在半年前於讀書之餘還胡亂寫一些隨筆之類的東西，近來則這些東西也寫不出了。這，最大的原因是眼病的劇烈；其次，當然還是自己的頹唐！

以後於可能範圍內覺得應當隨便寫些東西，也許就這樣充作日記。

幾天來沒有讀世界語，不過却一口氣讀完了幾本新近買的書。其一是胡適的『四十自述』第一冊，其二是魯迅和景宋的『兩地集』。前者是胡適的自傳，寫得很有趣。胡自己是有『傳記熱』的，不但他自己這麼辦，還很希望別人也如此。書中對於他的母親，記載得很不少，也很好，有的地方讀去可以下淚。關於胡適的母親，前好些年讀胡適文存第一集裏的先母行述(?)就知道一點，這一回似乎感人更深，由他的母親想到我的母親，假如說我要做自傳，我本身沒有什麼價值，而母親則不同。進一步說如果我做自傳，因了母親也可以永存的。今日有此雄心，我將來為表彰母親，(其實說不到表彰)，為記載母親的堅苦卓絕的一生，母親的時代之悽愴，我也是應當做自傳的。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上面是『四十自述』中幾句話，我覺得是全書中的金句。

『兩地書』是魯迅和他愛人的通信集，其中共收集一百數十封信，女的是他的學生，

後來同居了，據通信上說已經有了孕，當然現在是生了孩子的了。師生戀愛，這老文學家也未免免俗。他們同居之後，女的給魯迅的信，尙稱魯迅之母爲太師母，真是有趣。

魯迅是被人們稱爲刻毒的人，彷彿永遠是嫉世憤俗，永遠在罵人。『兩地書』中女的給他寫信，說到她的收入少而要她幫忙的人太多，說：『家裏有幾個婦孺，幫忙是誼不容辭的，不料有些不相干的女人們，也跑到學校裏來，硬要借錢……』魯迅的回信便說：『……經過若干時之後，便須恍然大悟，斬釘截鐵地將他們撇開，否則即便將自己全部犧牲了，他們也仍不滿足，而且仍不能得救。其實呢，就是你現在見得可憐的所謂『婦孺』，恐怕也不在這例外。』

魯迅是世故很深的人，所以他有這種說法。實在也有相當的理由！『全部犧牲自己』，誰也怕不願意這麼幹，我也深有戒心了。

——九月二十日。

眼病如果對付得宜，尙不至過於誤事。最好讀書勿過一句鐘，休息時間要稍久，午飯後能小睡，尤佳。夜間絕對須早睡，不能讀書或多寫什麼東西。這是近幾天來的經驗。說來也可憐，我不成了廢人了嗎？好在預備秋後一定要割治，終不至與文字絕緣罷。

今日讀最近出版的『周作人書信』一書。周作人的文章，在我的感覺裏，覺得好像好茶的清香，讀之輕鬆有趣，雋永萬分。這總是中國當代一位成功的作家，他的作品我一向

就喜歡的。這一本書後半部的幾十通短信，都很好。前半部有許多信，如『山中雜信』之類，彷彿早已見過了。已經印行成書的東西，而又另擇出再加入一本書中，這種辦法，近來時興得了不得。就讀書說總是一種損失！周作人的東西，向來印得很講求，唯其如此，所以才翻版的少罷。這一回的大包羅，不管已刊印過的和未刊印過的，合攏來印到一起，書的質量固然增加，也是那麼厚的一本了，但總是白圭之玷，那還有什麼話可說。

書信這種東西，似比一些別的文章來得真摯，隨便一些，這怕就是唯一的好處。何況文字上又是那麼流利輕快，讀來自然覺得津津有味了。

彷彿周作人也是被革命的文學家攻擊的人，可是他的造詣無論如何是一般人趕不上的。作者在序信中說：『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麼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麼新鮮話可講。』這可爲情書下一針砭。魯迅與景宋的『兩地書』，無疑的是情書了，但魯迅是革命的文學家，怕不革命的譏誚，彷彿在戰戰兢兢說了這麼幾句話，『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信是不然的，其中並無革命氣息。』（兩地書序言）周氏兩弟兄的話，似乎可以對比着看的罷。

近來幽默成了最時髦的事了，幾乎可以說是以幽默起家的有林語堂等人，其實周作人也是幽默專家，不信，且舉一些例子：

我們要談思想，三五個人自費賠本地來發表是可以的，然而在營業性質的刊物上，何況又是 *The Ladies Journal*……那是期期以爲不可。我們要知道，營業與真理，職務與主張，都是斷乎不可混同，你却是太老實地『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雖不愧爲忠實的婦女問題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個好編輯了。所以我現在想忠告一聲。請你留下那些『過激』的『不道德』的兩性倫理主張預備登在自己的刊物上，另外重新依據營業精神去辦公家的雜誌，千萬不要再談爲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不喜的戀愛；我想最好是多登什麼雞蛋糕布 杏仁茶之類的方法以及刺繡裁縫梳頭束胸捷訣。——或者調查一點纏腳法以備日後需要時登載尤佳。（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這是給章錫琛的信，那時章編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後來才自己辦的『新女性』。周的說法真幽默到家了。

周作人見解總是很正確的，比如就男女的關係上說，韓權華發表一封怪信的事，一般人大攻擊那位給女學生寫情書的楊教授，他就在『封反對新文化的信』裏表示不以爲然。對於女子他的見解最正確，看下面的話：

中國古來男子的偏見，直至現在還多少存在着。是不承認女子有獨立的人格。三從之說在表面上似乎已經沒有青年男子在那裏提倡了，但在事實上還是很佔着勢力。女子生就是被愛的，若是愛人至多也只能愛一次，否則便是『被惡人誘惑了』，有被男子所殺的義務

。以前男子有殺奸之權，爲法律所許可，現在好像沒有這法律了，但男子心裏還主張着這個權利，對於愛過他而變了心的女子就想下辣手的處置，或奪其生命，或毀其名譽，……：讓女子有給與及收受愛情之權罷，至少在有教化的青年男女總應當這樣想，即使在半開化的中國社會裏，想總當這樣想罷。（關於『無理心中』）

『有教化的青年……』誰能夠得上這個資格，這簡直是在痛下針砭了。法利賽人多得很呢！

一本周作人書信讀完，正如同讀了他別的作品一樣，只覺得清快，這彷彿飯罷飲茶，其味雋永。又如清烟一縷，迴環之際，雖極淡薄，令人望之神往。這種作品讀後能使你心情閒雅起來的。

——九月二十一日

『列寧與甘地』

上海華通書局出版的伍光建譯的『列寧與甘地』，因爲譯者是一位斲輪老手，又加列寧與甘地是二十世紀一開幕就登場的兩位驚天動地的大人物，所以便買了回來，讀了一過

列寧與甘地，這是何等不同的兩個人！『不殺人怎麼能夠實行革命』（列寧與甘地頁四），『恐怖就是革命的情緒效果』（左書頁四一）。這是列寧的話，是這麼有力，這麼沉重！甘地呢，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不但主張殺人，而且進一步更要愛一切的動物。他的素食便是一個明證；這樣不同的兩個人，我們幾乎可以說是一是柔的，一是剛的。一壁如水，一壁如火，如今拉到一起，真也是一件趣事。

列寧他是如何的想全盤承受歐洲的機器，我們由蘇俄五年計劃裏也可以知道。甘地則堅絕的反對機器，他硬是要提倡手工業，一架紡線的輪子，幾乎成了他唯一的伴侶。就這一點來看列寧與甘地，也覺得他們這樣各異其趣之有味。

『……他們的見解辦法，却絕對的不同。列寧要用西歐改變俄國，着急到了不得，恨不得同變戲法一樣的，一夜工夫就要把俄國變作美國的超支加哥……甘地却恨極了歐化，尤其恨的是機器，看得比洪水猛獸還要利害得多。……』

伍光建先生在『譯者序』裏這麼一說，更使我們覺得有味了。

最有味的是『列寧與甘地』放到一本書上，本來他們就是在一個舞台上同時出場而各有其成功。當然，環境，地域都有關係，『異地而處』，究竟如何尙不可知。不過，兩個人之犧牲自己而為一般大眾，却是始終相同的。

列寧和甘地的夫人，如果我們淺薄的說，一位是新進的，向前的；一位是保守的，舊式的，這幾乎可以說也就是列寧和甘地的象徵。但是，她們却終究是她們大夫的忠實同志。一個人事業上的成功，需要一位忠誠的勇敢的夫人之幫忙，這是無疑的。「列寧旅行，他的夫人總是他的誠摯的同伴，她同時是列寧的夫人，是他的秘書，又是他的最可靠的奮鬥同志」（全書列寧頁九八）。列寧的夫人是這樣。甘地的呢，雖然是「最後兩夫婦決定從此以後，相待如兄弟姊妹，兩個人纔不吵的」（全書甘地頁二四）。可是伽士圖爾貝——甘地夫人之名——終究「變作她丈夫的最可靠的同志，帮他辦政治和社會諸事，兩個人都發展為真實同志能持久的同心合力，實行他們改革觀念。」（全前）

這裏提到「改革觀念」，我們就便看甘地和他夫人的「相待如兄弟姊妹」究竟是如何。

我們一般的知道夫妻間的愛情無論如何是建築基礎於精神上才能鞏固，甘地當然也是這種認識，可是他却進一步「力行貞潔不犯女色」。他說：「一個人能夠戒色慾就不怕死，死的時候還是帶着微笑的，這樣生這樣死的人是一位真人，惟有真人，我們可以說並未糟踏他的一生，」（全書甘地頁二二）。「一位真人」，甘地對此道的造詣已不淺。的確，唯有真人，才有力量。色慾過度的人，便甚麼負擔也肩不起來了。這可以說是甘地的偉大處所之一，不知能感化動多少人。

沈從文的『蜜柑』

沈從文，這是中國文壇上近來稍有聲名的一個青年作者，他的作品在一般報章雜誌上我也零零碎碎的多讀過一些，就如這本『蜜柑』中的『晨』想不起是在什麼刊物上早已讀過了。

『蜜柑』全書共有小說八篇，薄薄的一本，後面却印着實價五角一行字，我這個窮措大看了先覺得不大高興，好在這本書是借來的，所以也就平心靜氣的讀下去了。

現代的寫實小說還有一個很顯要的特殊點，就是它偏重於性的表現，可以說好像是一陣桃花運，我想晚近二十年的寫實小說，假使要用個好形容字，那末，性的可以說是最恰當了，美國有一位小說評論家曾說過，現在的小說要銷路好的話，至少也得有一件新奇的姦情公案，或者還要附帶着一場男女苟合的描寫，這類的小說固然沒有批評的價值，不過風行到如是之盛，我們還能不承認它是一種變態嗎？

——葉公超寫實小說的命運見新月月刊

因為蜜柑有許多關於性的描寫，所以我就想起了這一段話，在我自己的意見；從前決不承認這種描寫是變態，只以為作者與讀者兩方面的態度嚴肅便可。現在想來有的東西的確是沒有批評價值的。

在中國，描寫性的作者，怕要以張資平爲第一；我們可以說張資平是描寫性的『聖手』——苦莉，上帝的兒女們，沖積期化石，飛絮……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表現性的，都是性化了的，張資平實在是善於描寫性的作者。在現在的中國張競生佔頭把定椅，他當然是第二個頭領了。

蜜柑裏的八篇小說，嚴格的說起來，除去初八那日，草繩，獵野豬的故事三篇外，其餘五篇——晨，早餐，蜜柑，乾生的愛，看愛人去——可以說都是關於性的這方面的，不過最明顯的是晨和早餐兩篇。

越來越痞是真的，嵐生先生在這種情形下，是更其不講規矩的，每到這時他就想盡一些義務，在太太身上盡一些比煮飯還需要的義務，這義務是把肩膀擦過去，把嘴唇翹起，推到嵐生太太的臉邊後，於是在太太臉上任何一部分，用一個郵局辦事人蓋郵戳在信件上的速度，巧捷的又熟練的反覆其來去，直到太太口上壘連咳嗆作聲用手來抵拒這愛情戳記時才停止。

『愛情戳記』，這是何等新鮮而俏皮的話！這一段描寫又是何等的佳妙！像這些地方，作者總算是稍有成就的了。不過如早餐就有點太露骨了，最使人替作者可惜的就是在早餐中插入的這樣一段——

有人會說這樣描寫是太瑣碎了，這真沒辦法，我並非願意，但在他倆出門以前我

無從述說門外的事情，雖然我知道，大家莫忙吧，他們還有一次對話咧，（蜜柑頁四九）。

這種書中交代式的插話，具有藝術手腕的作者是不應當寫入的，我們盼望此書再版時，作者好好的修改一遍才好。

以蜜柑一篇名全集，想作者對於此篇必較滿意，不過，據我們看去，此篇却極其平常，遠不如乾生的愛描寫的入神呢。

初八那日，和草繩二篇，頗能寫出一般平民的命運和生活來，草繩中的幸災樂禍，是誰養成的呢？

獵野豬的故事，和看愛人去兩篇，平淡無奇，似乎沒有什麼可談的地方，我也不再談它了。

四，二八，一九二八。

巴克夫人在中國

巴克夫人 (Pearl S. Buck) 的『大地』，誰也不能說那不是一部鉅著。前些時我會這樣說過：

你放眼看看，在現在的中國，真的能描摹民間疾苦的作家能有幾個？巴克夫人的『大地』，那總算是對於中國農村有深刻的描寫的鉅著了，但可惜（其實我們該說可恨

巴克夫人在中國

（她不是中國人，而且她原著是英文寫的。在中國實在還找不到這麼一位作家。（寒風，四十五期隨筆）

這是真的，在中國還找不到這麼一位作家。她能著眼於農村，而整個的以低層社會作題材，像『大地』的主人公王龍，她寫得那麼生動，那麼有力，同時很輕快的反映出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和社會的危機，至於黑暗面的描寫，有人說她有過火處，不過她總不是中國人，而能夠這樣的寫中國故事，不至如一般傳教師之流的『中國通』般老是含着惡意的輕薄，總是可貴的。至於像江亢虎教授那樣因為她是注重於『下流社會』而表示不滿。那倒也不必！

巴克夫人的『大地』是獲得『皮里茲』文學獎金的作品，美國已改成劇本出演，並且還要攝製電影，可見已引得人們的注意了。在中國，『大地』的譯文，東方雜誌已全部登過，她的處女作『東風西風』近亦由郭冰岩君譯出，（中央日報刊登另一人之譯文，尙未登完，郭君譯本由南京綫路社出版，定價六角，綏市書坊有代售者）這是『一個中國女子的自述』，譯筆極流利暢達，讀時如靜坐品茗，舒適雋永，兼而有之。全書係女主人公桂蘭之自叙，活現出新舊家庭之衝突。一個西洋留學生娶到一個純舊式的纏足女子，他們的結合是那樣的奇特！一個舊家庭中的『少爺』留學西洋而娶了一個美國女子回來，這在他的家庭中該有多大風波！他的母親終於因此而憂鬱以死，結果他還得和家庭分裂。這樣的故事說來也不

常得很，美妙的是她配置的適宜，文筆的佳麗，她文學的手腕實在是值得稱贊的。有許多地方她直是在作詩歌的吟咏，圖畫的描繪，成功了一件完善的藝術品！從這些地方也更可以看出譯者如何的用心，如何的保持原作的風味。也許因為是『中國的故事』的原故，譯文之流利暢達，已成了自然的收穫，我們讀過的生硬的東西的確不少，在這一點說，譯者是值得稱許的。至於原文許多要徵引的地方，現在從略，讓讀者自己去體味去罷。

巴克夫人繼續『大地』而完成的『兒子』，也是一部爲人所稱道的作品，可惜我尙未見到。郭冰岩君如能繼續譯出也未始不是一件功德事，我們渴盼着。

巴克夫人的慣於寫中國故事，已有了她的地位。最近因江亢虎教授的指摘，夫人有很銳利的答辯。太晤士報記者並特爲此撰有社論，前幾天天津庸報的『另外一頁』曾將全部文件譯出。江亢虎教授的見解如何是另一問題，不過可見巴克夫人的作品的確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就江的意見看去，對於巴克夫人當然不滿。巴克夫人是擔任長老會傳教士的職務的，近被斥爲邪教，成了一時的風波。她既不爲中國士大夫如江亢虎教授所滿意，又遭教會之斥責，可謂兩頭不討好了。近日各報所載關於巴克夫人被排斥糾紛，有下列各電，黏錄於此，以存一時史實：

(一)紐吉西省特稜吞十二日合衆社電：據今日此間消息，『大地』及在華流行各書之著作者巴克(Pearl Buck)夫人，所任長老會外國傳教會之職，將遭罷免。巴克夫人爲

中國南京長老會傳教士，因其最近著作與長老會基本主義分歧，致遭罷免。今日長老會在紐吉西州之紐不倫威克集會時，即有反對巴克夫人之運動。據宣稱，長老會外國傳教會官員，對巴克夫人在哈巴爾雜誌 (Harpur) 發表之著作，特別不滿。按巴克夫人對長老會所提『奉邪教之種族，將被擯斥，除非彼等接受基督教教義』之主張，表示反對。據今日長老會外國傳教會會長失比農 (Spear) 氏宣稱：『反對巴克夫人現在之惟一問題，爲吾人應先決定吾人應採之基督方法。』巴克夫人之被罷免，已成爲數月以來長老會領袖人物之爭點，究竟伊被罷免與否，尙未敢斷定云。

(二) 紐約十七日合衆社電：批評巴克夫人之『大地』及其他著者，今日並稱彼爲邪教徒。今日巴克拒絕出席長老會國外傳道部，與菲拉戴爾飛亞州長老會牧師米漢 (Mayhew) 氏對質，因米氏曾控巴克夫人爲邪教也。巴克夫人之拒絕出席對質，乃明示彼決定堅持其著作之主張，並仍將用言語批評近年在華傳道運動之得失。長老會外國傳道部官員今日稱，彼等不肯言明彼等將取何種步驟，以對付巴克夫人，主張剝削巴克夫人在長老會教堂地位之勢日增。巴克夫人係長老南京佈道員，其夫在南京負盛名。巴克夫人除著有『大地』一書外，並著有『孩子們』 (Sons)，『東風與西風』 (East Wind West Wind) 等書，並時在雜誌上發表著作。其著作甚受歡迎，因此巴克夫人之名，聞於各地，彼對外國教士在華之行動，加以坦白的批評，要求巴克夫人撤銷其

著作及言論之批評者，反使巴克夫人重申其態度。反對巴克夫人之空氣，現已達極點。彼等攻擊巴克夫人爲邪教，並主剝削其在教會中地位，因巴克夫人公然拒絕出席答辯，故長老外國傳道部官員，刻正與部長史比爾氏會商對付巴克夫人之第二步辦法。

(二)費城十八日合衆社電：長老會屬基本主義之教士梅蘅氏今日攻擊長老會國外傳教理事會之『佳壤』作者白克夫人，仍令其繼續中國傳教士職，謂爲『虛偽』，又與合衆社記者談話時稱，彼將向教徒中繼續攻擊白克夫人，據報長老會國外傳教理事會，不願對白克夫人攻擊事，進行過度，但理事會當局已請白克夫人前往，作一『友誼之談話』，擬往謁白克夫人之麥克非博士(理事會之秘書)今日宣稱，吾人完全爲合作之精神，冀對此困難問題，加以了解，並解決之，非欲加以審問，理事會主席愛得已謂，梅蘅氏攻擊白克夫人之結果如何，殊不敢定，但長老會已以五與一票之比否決之，對擬除白克夫人傳教之名籍，並使之答復之一切努力，迄已敗。

這一段糾紛和江亢虎教授與巴克夫人之一場筆戰，幾乎相同，不管它東風也罷，西風也罷，總而言之都是風，這是真的，我們不願說什麼話。

最後，再說到『東風西風』。關於人上吊之後解救下來不請醫生設法，反而叫和尚敲鑼叫魂，甚至於『於是他們從容的用棉花和布塞在她的鼻子和嘴裏臉上也用布捆起來』(東風西風六十二頁)江亢虎教授對這點極力否認，巴克夫的答辯却一口咬定說是她自己親眼

看見的。當然，中國之大，各種陋俗甚多，像這種情形，我們不能說是絕對沒有，但是，不普遍這是真的，大部份的地方不會如此怕也是真的，諸如此類的事情，巴克夫人以一概全，寫實固然寫實了，但在國際間是有壞影響的，無疑的是使歐美人誤解中國的，這一點，我們縱知道巴克夫人不是惡意的刻劃，也覺得萬分不快。說到這裏，覺得像江亢虎教授這樣的中國人，能儘量對巴克夫人作品加以批評，指正，也是頂需要的了。『東風西風』處處表示中西的衝突，其實中國人刻意摹劃西人而忘了自己，這實在是一種奴性！我不相信中國所有的完全是壞的，不保持自己民族固有的好的東西，而一心一意模仿人家的皮毛，那里有不亡國的！『東風西風』中桂蘭的丈夫倒也不失為一個新青年，桂蘭的哥哥因為和外國女子結婚，弄得大鬧其家庭革命，『戀愛』固然『神聖』了，其如仁慈的母親何？實際結婚，當然是可以的，不過夫婦是營共同生活的，生活習慣相同究竟好一些，生硬的結合，不見得就美滿。小說固不免是虛構的事實，而這種情形在中國當然也不少。『外國化的中國人』大可以醒醒了。

(四月二十一日夜)

『曾文正公家書』

亞東圖書館把曾文正公家書標點出來，另刊成一種版本，平裝四冊，價一元六角是去年三月出版的。這一回，和整理別的分段標點小說不同了，沒有胡適之的考證，也沒有別

的什麼名人的序文。——雖然王禮錫和王靈臬的序，恐怕也是應景而已，王禮錫彷彿年來由『讀書雜誌』起家也成名人了，但總還是不見於經傳的脚色。我買到此書的時候，正是『閩變』開始的時候，王禮錫驟然成了新貴，我覺得書店簡直是有先見之明，因為這還不能說是投機。現在，『閩變已救平』，王錫禮倒成了過去的人物了，『滄海桑田』，真是『特別快』。

曾文正公總算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的日記，家時平時也會零碎看過一些，這一回因為眼病劇烈的朋友勸我不要儘管在外科上治療，應當讀些修養的書，就在這種勸告下，我讀完了『曾文正公家書』全部。

我們不能『以人廢言』，王禮錫的序文裏有這麼幾句話說的好：

曾國藩絕不是一個了不得的聰明人，他的成功是他堅苦卓絕精神做出來的，這樣的人，正是我們可以取法的人。

曾國藩家書的確是一部青年人必讀的書，不過要批判地去讀牠，不要囫圇吞棗地去讀牠，牠可以充實你向前的精神，亦可以毀滅你向前的生命。

當然，因了時代的不同，我們讀書（不只是『曾文正公家書』），總要如此，才能得書之益而不受其害，這是方法問題且不去談它。說到曾的本人，的確也是很平常的一個人，他自己就說『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爾（指記澤）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

家訓頁一二一）其實人與人之間，聰明才智相差總有限，要想成功無非是『立志』，『有恆』，曾文正公的成功，就在這些地方！

唯其是如此，所以他做學問，用兵便處處有所建樹。咸同之間，曾氏一家，居然關係有清一朝的興亡，也不過是由小而大，這些地方的擴充而已。你看他說『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家書卷七頁六四三）。這當然是憂時的話，可是也有自豪的成分在內。

『立志』『有恆』，在家書中可以說是充分的表現着，這一類話隨在皆是，因為他本身就是這麼表現着，還有什麼說的。如：——

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家書卷二頁一四二）

就這寥寥數語，可以整個的看出曾文正公的面目。

曾篤弟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這都是他的獨到處。

曾國藩是立志做聖賢的人——退一步說，他對做人方面，也恰到好處，你看他針對讀書人說的話：『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家書卷一頁五五）『識字之牧豬奴』，此一語罵盡多少

人！古人有『若我則不識字亦不失爲堂堂一丈夫』，正可與此對看。

關於『立志』我們看到曾氏的偉大，有如下數語：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股物力』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定人。故共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

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滑憂』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家書卷一頁五四）。

氣魄該有多麼大！普通人要如此說，還不是誇大嗎？可是，他有他的平易近人處，所以這些話便也不是普通人的譫語了。許多家常事，許多家常話，看去容易做去難，曾的細心處就在這些地方，我們隨便舉一些話看看：——

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驕傲』便一切都有阻碍，不能進步，且足僨事。

曾論除『驕』云，『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譏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

「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家書卷七頁六二五）

他對「晏起」深惡痛絕，他的「八本」中有一則是「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可見對此事之注意。「八本」也鈔在這裏：「讀書以訓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家書卷七頁六三四）

這八者初看去彷彿有難有易，實則要做到好處都不容易。就以「不晏起」說，在這無往而不「摩登」的現代，都市中的繁華與罪惡成了正比例的增高，即以綏而論居家能早起的有幾家，有幾人？打牌的打牌，抽大烟的抽大烟，都是俾晝作夜的生活，「不晏起」談何容易，沒有朝氣，盡是暮氣，整個的民族就要這麼淪落了！你說可怕不可怕！

曾文正公是震鐸一時的人，想得研究他，起碼也須把他的著作都看上一遍，我現在零碎胡亂談談，可以說是以蠡測海，將來如能將曾文正公其他著作也都一一翻讀一過，或再能有系統的整理出一些材料，這篇東西，不過留個人讀書的一些鴻爪而已。

最後還有幾件事附帶談談，曾對寫字的功夫，是人人知道的，他對字看得太重，如：「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家書卷二頁一〇二）這固然有些言之過重，可是，不經心總是不大好的。

還有中國的日報，據說最老的是上海申報，創刊於同治年間，曾文正公同治元年七月

二十八日家書有「閱新聞紙，其中一條，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讀之悚懼惆悵，」之語，此新聞紙已在申報之前，不知係何所指。

曾養生法五，茲亦錄之：「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服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這麼瑣屑的事，行之有恆，自然也會有益的，曾文正真是鉅細不遺。

曾左有隙，人盡而知，由家書窺測，似以此事引起：——

「余與中丞提軍二人會銜具奏一摺，係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將摺稿看過，後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瑛山之假勝仗添入，發摺後，始送來畫稿，已無可如何，只得隱忍畫之。」（家書卷四頁三五〇）

這怕是曾左失和之始，從此曾不滿意左，以後便弄得失和了，想來一定是如此。

湯海秋和曾國藩的交往也很值得注意，因為湯是豪放不羈之才士，和曾的循規蹈矩恰相反。湯海秋之死，我從前搜集過一些材料，覺得很有趣，家書中說到湯的地方不過一二處，將來再從日記和其別的裏面找一些材料，或者也有。今誌於此，以備遺忘。

曾氏兄弟，感情似乎很好，不過有人責國藩對不起死難的兄弟，他自己彷彿也深自懺悔。不過，比如曾國藩圍金陵被困，曾不發兵援救，完全是就全局設想也有為難處。曾國藩受弟責，是在未帶兵以前，由家書中可以看出，就才具說曾的幾個弟弟怕還強過曾自己

呢。

好，我抄下面幾句話作結罷：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家書卷二頁一一三）

這幾句話最值得體驗，其實讀一部家書能體驗到此數語而從此等地方下功夫，也很可以了。也就算不枉讀一次了。

一，二六，一九三四。

關於「自傳」

自叙傳這一類東西，近來大爲時髦。這也是一種新的潮流罷。胡適有『四十自述』，郭沫若更是多產的作家，從『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到『黑貓』，甚至如『創造十年』，也都是這一類東西。最近上海有的書局更專門弄什麼『作家自傳』的把戲，可見這也是『新興文學』呢。

最近讀到張資平的『脫了軌道的星球』，還有李季的『我的生平』，這都是自叙傳的體裁。『我的生平』幾乎也可以說是三部曲，三大本書，最後是竭全力攻擊胡適的，這也未嘗不是一種方式。可惜我買到的是一部翻版，錯得一塌胡塗，所以也懶得說它了。

現在談談『脫了軌道的星球』。

張資平常常喜歡用科學名詞題名，從他的處女作『沖積期化石』起，如『不平衡的偶力』、『愛之焦點』、『愛之等分線』等都是。『脫了軌道的星球』也是如此，他是治地質學的人，這一點怕是自然的流露。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的書報月刊第二卷二號對『脫了軌道的星球』有這樣的推測，『現在這名稱——脫了軌道的星球——大概是表示他所寫的求學的經歷，並不會得到正途出身的意思吧！』其實我們還是看作者的自訴好：——

『總之，他是沒有一定軌道可循的孤星。然而，他或許是我的象徵喲！』（脫了軌道的星球頁一三九）

『……我不單是脫了軌道，並且也將變爲失了光芒的一顆暗星了。』（全頁一五三）

『脫了軌道的星球』，我們不必怎樣去推測，它的內容，是張資平平鋪直敘的敘述他自己苦學的經過。可惜還沒有寫到辛亥革命和他自己結婚的時期，就截然而止，雖然他最後還說要寫『彗星的行踪』來完成其自敘傳。

有的人說張資平的自敘傳比他的小說高明得多；有的人說自敘傳本身，就可以成爲一個藝術品，但張作却談不到。其實，都說得不錯。張作在時代上的反映，可以使我們知道清末一般力圖上進的學子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情形下扎掙，他個人的苦學精神，正和『我的生平』之作者所敘述一樣，是令人欽佩的。這位專門寫三角四角戀愛小說的作者，以描寫性的誘惑而博得多數讀者的人，寫一些自敘傳的確較他粗製濫作的小說好得多，而且也比

較得有意義。「慧星的行踪」，我們盼能於最近讀到。不過，「脫了軌道的星球」據作者自己說是在日本留學時就動手的，原名「東遊十年」（見張資平評傳頁一五四），可見也費了好久的時日，那末，完成自敘傳究竟在何時，怕也是很可担心的了。

讀過「脫了軌道的星球」因為有些須參證的地方便忍痛花了現大洋七角買了一本薄薄的「張資平評傳」（因為不值這些錢，所以便只好忍痛了），讀到張資平敘述關於創造社而和王獨清噪架的文章，頗感到一些惡心。因為郭沫若的「創造十年」只敘了一半，沒有說到創造社出版部，現在張已說到了。

關於創造社出版部，這是全國青年釀金產生的，當時五塊錢一股，認股的是多末踴躍，我也便是其中「冤大頭」之一。固然，五塊錢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我們當時的拚湊却也不易，有些朋友還因我的慫恿也這麼做了，結果是石投大海！數年前讀郁達夫的作品（日記九種？）彷彿知道一些出版部的情形。郭沫若諸人，為要保持他們的人格是應當負責的對這一件事加以結束，不然，全國青年的付託豈不是完全被騙了嗎？「創造十年」還沒有敘到，令人失望。如今張資平說到了，他們把從全國青年手中抓到的股本，就那麼領乾薪的領乾薪，抽版稅的抽版稅，不管封閉也罷，坍塌也罷，總而言之，錢是完了。在中國，招股騙人的事已經多了，不想文藝界也有了這麼一頁，這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普羅文學

任你普羅文學家破開嗓子高喊，自己鑽在繁華的都市中，總寫不出農村人民的慘苦來。真的，我們的文人，怕都只集中到大都市了，沒有咖啡館的地方，詩人是不能駐足，在凍餒中困頓的農村，還容得下文學的『天才作家』嗎！

你放眼看看，在現在的中國，真的能描摹民間疾苦的作家能有幾個？（巴克夫人的『大地』，那總算是對於中國農村有深刻的描寫的鉅著了，但可惜（其實我們該說可恨）她不是中國人，而且她的原著是以英文寫的。在中國實在還找不到這麼一位作家。

坐在『象牙之塔』裏想到的總不能說是真實，下面的一則，住在都市中的人還能當作事實嗎？

我們隔壁的王村長，今天給他二兒娶親。唉，再好也不能了，也沒有軍樂隊，也沒有大馬車，就是花轎也沒有。想起來真好笑（？），套了一輛二套牛車，用柳條了編了一個架子，綁在車廂上面，架子上蓋一條紅紅的被子，後面圍了一塊洋毯，這就是新娘乘坐的花車。臨行時，前面有一個穿白確皮襖的青年，扛了一桿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大旗，後面跟了一班鼓樂手。吹鼓手還算整齊，一個吹喇叭，一個打鼓，一個弄鑼鉞，是那麼單調，無味。可是在這地方，一般人已經覺得最排場最體面了。外村的人

也來瞧熱鬧來了，真是人山人海，大約有幾百觀衆。新郎身上穿的一件七月皮大皮襖，外面套的一件巴黎尼大褂，頭上戴一頂金邊毡帽子，脚穿一雙大絨棉鞋，手上戴一個銅鐲子。有的人紛紛稱贊，這位新郎大出風頭，成了十足的時髦人物了。

右所錄是一位在鄉村中幹頂小的差事的人的日記，這樣的鄉村，我們可以知道在綏遠還是中等以上的地方，如此簡陋，如此單調，結婚的大典，便這樣完結了，過慣都市生活的人那里能想得到。穿西服吃大餐的普羅文學家，更那里能寫得出一個字！

『到民間去！』這已經是過時的口號了，『農村破產』是人人都能說出口的一句話，可是究竟破產到如何程度，誰也看不清，摸不見！實際上農村裏有許多珍貴的材料爲一般人所不知。下面再引一段同樣的日記：

昨天扣回一個民人×××，因欠烟款不付，前任區長將他的牛扣起，意思是要烟款。當時將牛寄放××王村長家區長退任後，×××到蒙古隊『報告』（許如按此二字意爲控告）王村長偷牛，蒙古隊長派去騎兵二十四名，手裏拿大小槍，將王某捆回拷打後，勒令限二星期賠牛，並且罰五十元『馬工』，管押了二十三天，攆火食洋二十三元。現在王村長控告×××，現任區長將×××管押×××平時和人不大好，第三天區長令將×××送到二棚去押，誰知道這些老粗的老總們竟將×××五花大綁，什長派八個人，拿了全槍子彈，一出門走了幾步，大家處：『×××喝點酒罷，我們

要送你回老家。」哈哈，他喝了一盤酒，嚇得腿軟的不能走動，大家架着他走，他昏昏沉沉的口裏嚷出悽慘的聲音來，說：「啊呀，我就活這一陣了，我就活這一陣了。」後面跟着許多老百姓看熱鬧，大家都以為是要槍斃人呢。後來×××連話也不會說了，扶他的人一鬆手，他便跌在那里，原來口吐白沫，已經嚇死了。沒有知識的人真好笑，你不想什麼事就敢槍斃你嗎？大家都是混蛋！……

從這麼一段不知名的日記裏，我們可以知道農村人民所受的蹂躪是如何的深了！隨便被拘押，拷打，罰鍰，甚至於開玩笑還假行槍斃，這種情形，還是能想得到的嗎？這簡直是珍貴的史料了。

三，二，一九三三。

『醒世姻緣傳』

上海亞東圖書館『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醒世姻緣傳，二十二年一月出版，內有徐志摩的一篇序和胡適的考證。這是一部以『怕老婆』作主幹的大書，『是一幅大氣磅礴一氣到底的長江萬里圖』，據胡適考證說原著者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提起蒲松齡這真是一位大有名頭的人，聊齋志異一書，鬼怪仙狐，深入人心，不管它是如何『古典』，典雅，總還是流行最廣的書。醒世姻緣傳和聊齋志異，就思想上說，倒還是一邱之貉，若就文字上說，真是有天淵之隔。前者是那麼古，後者是那麼新；前者是文言，後者是白話

；前者是胡適博士提倡要打倒的死東西，後者則是博士推崇的活文學。是這樣相反，是這樣衝突，若非經胡博士的考證，有人說兩部書是一個作者，我國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

蒲松齡的死骨頭大概也走上好運了，經胡博士的考證，稱贊，馬上便由被打倒的地位跑到新文學的領域，真也是幸運呢。

在綏遠，聽說有的中等學校，教師提倡於上，學生附和於下，還成立什麼聊齋研究會，當然，這是專門研究聊齋義法的了。想到我們幼年在私塾背誦『余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的精神（！），只有苦笑。這就是中國的教育，二十年來何嘗有什麼改變，你更不必談進步。

說離奇也夠離奇得利害，就說綏遠的中等教育，據我們知道的是一個中等學校成立聊齋研究會，聊齋的學問也夠研究的了，將來不難出幾個聊齋專家。另一個中等學校是在寒假中將整套的郁達夫一班人的小說，給了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們，要她們作假期中鑽研的讀物，像這些肉感的，頹廢的情調，對於少女有何惡劣的影響，我們的教育家怕還沒有想到。

正經一些說，如果一個中等學校還有功夫來研究聊齋，無非是使青年人對於『五通』等篇描寫性慾過火的地方加以深刻的追求罷了，旁的還不知道會有什麼好處！郁達夫的頹廢，過去的東西，是不是還應該當『狗頭經』般的獻給潔白無瑕的少女們，教育家實在應當費神思索一下的，如果他們還有腦筋的話。

好了。這個野馬真跑得兇，勒住纏繩我們還是來談這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所著的醒世姻緣傳。

這的確是一部夠讀的小說，比之時下一般教你一口氣看完而不能『飽讀』的什麼創作之類，已經耐人尋味的多了。這是可以使你精神充量發展的，絕不會感到失望。『這是一部近一百萬言整一百回的大書，夠你過癮的。』死去的詩哲，他這麼說，的確是如此。

這樣一部大書，材料都是平常又平常的。真是平易近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從淺近處說，從家常說，但，却是那麼有分寸，有力量！死去的詩哲說：『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經他的渲染，全都變了神奇的了。』一句也不錯，正是如此，這正是作者了不得的所在。如果素描兩個字能用到這裏時，我覺得素描的藝術是最可欽佩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我們並不是想得也組織什麼醒世姻緣研究會，所以才對此書揄揚，因為如果那樣，便不免於荒謬。不過，醒世姻緣傳這一部小說，也正如別的好一些的小說，它的確是值得閱讀的東西。書中的思想，因為時代的關係，我們不願談及。可是作者的筆鋒却始終是值得稱贊的。他不但是涉筆成趣，簡直是真正地道不二價的『幽默』專家。書中對於『怕老婆』的許多刻畫，往往使你笑破肚子，覺得實在也未免過火，可是幽默的地方，實在也夠人尋味。隨便舉幾段來看：——

誰知道世上倒是甚麼鎗刀棍棒來到身上，躲得過更好；躲不過捱他下子，到還也不致傷人。原來這言不的語不得的暗氣，比那鎗刀棍棒萬分利害。所以周瑜頂天立地，官拜大都督，掌管千百萬狼虎雄兵，禁不得孔明三場大氣，氣得個身長九尺，腰大十圍的身軀，直挺挺的躺在那頭大尾小四方木頭匣內。這劉振白的長夫人，一個混賬老婆而已，能有多大氣候，禁不起幾場屈氣，也就跟了周都督往陰司去了。（八二回頁十一）

第九十一回，吳推官和僚屬甄別懼內人數，定下個辦法是『懼內的走往月台東站，不懼內的走往月台西站』。結果是『東邊站的十有八九，西邊站的十無一二』。『唯獨點到狄希陳的名字，倉皇失措，走過東邊不會立定，又過西邊；西邊不會立定，又走到台中朝北站下。行止不住。吳推官問道：『狄經歷或是就東，或是就西？不西不東，茫無定位，却是何故？』狄希陳向前稟道：『老大人不會吩咐明白。兼怕小老婆的人，不知應在那一方站？』吳推官笑了一回，想道：『這也難處。內中還有似這等的，都在居中朝北站罷。』

諸如此類，像這種地方，真是其妙不可以醬油，無怪乎我們死去的詩哲說：『這來我一看不入港，連病也忘了，天熱也忘了，終日看，通宵看，眼酸也不管還不時打連珠的哈哈。』一點也不錯，這倒是實情。

書中的時代是明朝，恰好檢了一個被也先綁票的『正統爺』。一個皇帝被擄，也先在

邊境鬧得亂子也不小，如果『國難』兩字不是新發明，那也是『國難』當頭，但是，我們看看這樣的官：

晁老道：『若是這個光景，還願做甚麼官？速急遞了告仕文書，若不肯放行，也只有拚了有罪，棄官逃回罷了。』（第七回）

拿銀子買上官，這本來是一種買賣，搜刮够了，逍遙作富家翁，管你什麼『國難』！今日情形如何，是否還有像晁老這樣人，我們只好不說罷。

二，三，一九三三，國難中。

登龍術

自從印刷術進步以來，文學家便風起雲湧，『若汗牛之充棟』了。昔日的著作家，藏之名山，別的且不說，流傳就不易。今日的文學家，一寫幾行，馬上印出，幾千萬人的眼目便不免要受污了。這也實在非發明印字者始料之所及。

著書立說，在今日更成爲一件易事。東鈔西襲，莫名其妙翻譯，反正印得快誰還管三七二十一；以此成名，以此得利，更是易事。年來辭典一類書盛行，管它常識有無，錯誤多少，印出來也便是名利兼收的事業。海上以此成名以此起家的物還不少。如願鳳城就是當代頂刮刮的一個。

顧的『中外文學家辭典』，名目便已驚人，再加廣告的大吹特吹，自然要引得人上鉤了。我們看內容：

顧鳳城，（一九〇三—）現年二十四歲，江蘇無錫人。顧氏初期作品以潔梅之筆名出版者有沒落的靈魂，落紅期待莉娜之死等小說集後乃致力於文藝理論之研究，編著有新與文學概論，新文藝辭典，實用文作法，文學常識等書。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與女作家謝冰瑩在上海結婚。現任讀書月刊主編。

——中外人名大詞典頁三〇一——

總算是很客氣了，顧鳳城在他本人這一條下還沒有加什麼『當代中國作家』的頭銜，可是我們看爲他太太登的廣告罷，那簡直不只是後台喝彩了。

謝冰瑩……謝氏小時即富於革命熱情，……著有從軍日記，……此書出版後，文壇爲之震動，……現女士繼續努力於倡作，其新作短篇小說集血流，均爲女士實生活之記錄，技術方面已較從軍日記更進一步矣。……一九三二年一月與顧鳳城在上海結婚。

——全書頁三〇〇——

現在這種年頭兒，自吹自擂，本來也是常事，所以我不願說什麼話。如今且隨便另舉一例來對照一下：

巴金，當代中國小說家，世界語學者。巴金以長篇小說滅亡而出名，文筆美麗，極有詩意，惟虛無思想極其濃厚，創作有滅亡，死去的太陽，激流等書。

——全書頁一二三六——

就這麼寥寥幾字，結束了一位新進的作家，結果使讀者連姓名都摸不見，這就是辭典！比之長篇大論的自吹，令人只有失笑。好聰明的人，你辭典專家喇！

二，二一，一九三三。陰霾中。

李鴻章與斯文赫定

李鴻章在清季可以說是大政治家，大外交家，中國人盲目的自尊心理，在李鴻章時代當然還是極盛的。相傳「琴瑟琵琶八大王，王在上；魍魎魍魎四小鬼，鬼守邊」的聯語，就是李鴻章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針對外人的作品，這也許不免有附會處，我們且不去管它。不過有的地方紀載李鴻章對外人使好些小手法，保持「老大帝國」的尊嚴處，也頗有味。比起他侃侃顏卑膝向洋大人送秋波的東西們，當然高明得多。

「李鴻章遊俄紀事」，紀載李在俄國接見一土耳其斯坦的王公，這一位王公見「李之自大態度，頗覺被其辱侮」，因此特向李氏聲明彼為一國元首，此次以前來拜謁李氏者，乃係尊重中國大皇帝之故云云。「該王公在此全部拜訪時間之內，只向李氏詢問中國皇

帝以及太后的起居；而對於李鴻章這個人，則簡直毫不關心。」

這對李鴻章當然是一種侮辱，後來他們談到宗教問題，土耳其王是句句不離回教，而李鴻章呢自然也是談孔子學說了。直到土耳其王臨行時，李鴻章彷彿還很謙卑。但是：

當其該王公業已坐入車中，車身方正開動之際，李鴻章忽然大呼一聲。於是，車子復歸停止，時有俄國某軍官係任該王公之翻譯。同坐車中，乃詢曰：「請問，有何見教？」於是李鴻章言曰：「即請轉語王公，余有一事忘告彼，此時方纔想起。彼之開宗祖師謨罕默德從前曾在中國。其後因罪被罰，揭示於衆，並將彼逐出中國。大約彼即偶然竄入該地，並爲伊等建立宗教。」（李鴻章遊俄紀事頁一二四）

這算是李鴻章的報復，說無聊也無聊到極點，但，總不失爲一位外交家的風度。

這是一件事，另一件是李鴻章和斯文赫定還有過一度交涉。斯文赫定自己說：「我在北京時那最有情趣的回憶是同馳名世界的，聰明的老政治家李鴻章結識的那一幕。」赫定自己敘述和李鴻章的會見說：

「爲甚麼您開下去年不到瑞典遊歷呢，您曾經離得那樣近了？」我問及。

「我沒有時間都走遍您那里的國土，但請您現在告訴我，瑞典是甚麼模樣，人們在您的國度裏怎樣生活呢？」

「瑞典是一個安樂的大國。」我毫不含糊地回答，「在那里冬天既不太冷，夏天亦不怎熱。那里沒有沙漠和草原，只有田疇，森林和湖沼。那里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貧的人。」

後來李鴻章說出勸俄國佔領瑞典的話，赫定也很不客氣的拿瑞典佔領中國的話報覆過了，可是下面的對話，李鴻章却又佔了上風。

「呵，您也研究地質學呀。然則您當在一片平原上馳過，遠遠地望見地平線上的一座山時，您能够立時說出這座山有沒有金礦嗎？」

「決不能，我先得馳到這座山，並且用岩石的理論研究牠的礦石種類。」

「感謝得很，這算不得甚麼本領，我也會做。老遠就能判斷出那里是否有金子，這才是本領呢。」（亞洲腹地旅行記頁二六六）

赫定也只好說「在這點上我只好承認失敗了。」

這些地方我們不免覺得李鴻章實在有些「故弄狡獪」，不過從這些地方，我們也可更進一步認識李鴻章的為人。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論徐彬的『新聞學』

『新聞學』，中國大學講義，徐彬著，在北平舊書灘可買得，內容分新聞概論，新聞

編撰，新聞採訪三部。此書錯字太多，材料亦甚舊，但尚不失為值得一讀之新聞學書籍。由其所徵引之材料，可知民元至民十中國新聞紙之狀況。書中對新聞記者個人之修養德性等項，發揮頗盡致。如謂『新聞記者必使人人視為可親，而人人視為不可犯，此新聞記者交際之要訣，彼只能擺大人先生之架子，或流於足恭諂諛之態度者，皆不足以使職務圓滿成功也明矣』等語（原書第六節），真是言簡意賅，值得從事於新聞事業者服膺的。編撰部份有許多地方是實地經驗，所以說來平易近人，與侈談理論，而不切實際者不可同日而語。自然，書中所徵引的材料，比如特約通信之寫法，現在已不適用。不過原則上是對的，是值得參考的。

本書最精采處是採訪部份，附通信報告之作法，如黃遠庸記張振武案，已收『遠生遺著』中，別的地方彷彿也有人徵引過，這完全成了史料性質，別的還談不到。『日人勇敢之少女與慘死之老人』一則，採訪實例最好，使初學揣摩玩索，當有好處。所引邵飄萍採訪實例，亦至有趣。飄萍總是我國第一流記者，他的機警自非常人所能及。有許多地方已見新聞學總論等書，茲不錄。

徐謂『凡形容最所厭惡之人，每曰『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此八字之考語，在常人已屬不宜，而外交記者為尤忌。倘不幸而有上述考語之事，已足喪失其活動之資格矣。』真的，一個新聞記者如果弄到『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八個字的考語，那真是糟天下之大

糕的事。這當然也不能與修養無關，所以一個新聞記者『必使人人視為可親，而人人視為不可犯』實在是好不容易的，也實在是必備的最起碼的造詣。（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亞洲腹地旅行記』

斯文赫定是從艱難困苦中完成了他偉大的工作，他所有的榮譽可以說完全是拚着性命換來的。就只按新疆一地說，他前前後後犧牲了他大部分的時局，去年勘查綏新公路，以將近七十歲的人，聽說已經是第七次的到新疆了。他有他不可及的精神，看他自己的表示『我早就下了征服沙漠的決心。不管從這裏到和闐河是多麼艱難困苦，我總不願踏着我自己的足跡退回一步。我覺得我充滿一種『向未知處走』的不可抵抗的慾望，這種慾望克服了一切阻碍根本就不承認世間有不可能的事情。』（亞洲腹地旅行記頁一五二）

在『沙海』中旅行隊完全毀滅了，直到最後只剩了他一個人匍匐掙扎，他說：『我時常無力的跌倒，又休息一會。一種可怕的睏倦籠蓋着我。我的腦袋倒在地上，我得使用全部意志力來抵抗睡眠。如果睡眠就在這最疲乏的現在征服了我，那我必是醒不過來了。』甘地絕食好久可以不死，這是人類的奇蹟，因為他的精神的確與衆不同。斯文赫定的『意志力』也是很可驚人的，讀『亞洲腹地旅行記』從十九章沙海起，到二十章得救，使你整個心情無時無刻不在緊張中。是那樣的死裏求生，弄到最後，赫定狼狽到何等程度！但是

他終於得救了。「我靜靜地坐在水潭的邊緣上，按着我的脈搏。脈搏走得這樣衰弱，使我幾乎聽不出來，只數到四十九下。我然後飲水，老飲，老飲，水很涼，像泉水一樣清冽可口。我那枯朽的軀體像塊海綿一樣吸收液體。所有的骨節都柔滑起來了，像羊皮紙一樣硬的皮膚變得很軟，而我的前額是濕潤的。」（全書頁一七九）

他並不因經過一次危險而退縮，他算是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的。他再繼續他偉大的工作，發現了樓蘭古城，他在這裏對古代的中國人加以稱贊。

雖然是暗雲滿佈，但官廳却從未喪失對國家的責任心。大家都竭盡他們的責任。雖則城牆上的守卒敲起備戰的鼓聲，堡壘上燃起了烽火，這些官吏仍然忠實地坐在他們的辦公室裏做報告，就像是太平無事似的。他們給朋友寫賀年信和弔問函，毫不受當前的危險所擾亂。想到這些中國人用這樣大的毅力和勇氣竭盡他們的責任時，真令人感歎不置，並可以了解這個奇異的民族是怎樣統治半壁亞洲的。（全書頁二七三）

這些話我們讀後真覺慚愧！這是我們的祖先，他們能為國家盡他們的責任。他們忠實地戍守他們的精神和這沉埋了的古城同其永久！如今，發明了『不抵抗』的辦法，領土都拱手送人了，看了赫定對我們贊揚，更覺惶愧無地，汗流浹背了，我們太不爭氣，我們那里能對待住我們的祖先！

帖木耳的陵墓刊有耐人尋味的阿刺伯文：『如果我活着，世人還在發抖呢！』這不可

一世的英雄，死後都是這般雄心勃勃的表現着，斯文赫定把它記載下來，對於他我想一定會有好處。他對自己的國度，永遠是使它高高在上的，『我沒有一點可以回敬伊米王及其大臣的東西，我惟一能做的事只有擺起莊嚴的架子在帖木爾王座最後的最有者跟前提高瑞典國的聲威。』（全書頁一〇六）。任何人都應當對他的祖國持此態度，只要不是盲目的夸大——慣於夜郎自大，會弄得一場胡塗的。

斯文赫定的著作很多，譯成中國文的怕只有這一本『亞洲腹地旅行記』，這實在是一部青年人應當精讀的書。

徐炳昶在序文中說：『我希望這個譯本不久能成了全國青年學生最愛好的讀物，那對於國民精神的振發，將有不可限量的良好影響了。』這是確切的估價。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李泰芬和『綏遠通志』

以一部『西洋大歷史』而著名的『陽原李泰芬』，在綏遠省通志館成立之初，便擔任了『綏遠通志』的『總編纂』，幾年的工夫，總編纂和館長『歸綏郭象伋氏并卿』似乎不怎麼樣『融洽』，所以後來『總編纂』終於在『結束裁員』當中給『刷』掉了。這個期間，李和省政府還有一度交涉，結果李先生上『主席傅公』的一篇洋洋大文，終竟沒有把每

月三百元的總編纂撈住。

李先生在『辭』了『綏遠通志』的『總纂』之後，著了一部『方志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最近出版的禹貢半月刊三卷六期，載瞿兌之的『讀李氏方志學』。說：『李君是親身參加綏遠通志之役者，他擔任總纂兩年，搜集了六十萬言的初步資料，擬訂了體例門類，再有半年便可以大致完成，而政府突然中止李君的工作；不意願李君的半年成書而反願意別人的延期兩年。其結果是不是『汗青無日』，自然『無待噬龜』。接着瞿先生又說『李君未必是因爲受人排擠遂憤而著書來罵人』。我看這句話刪了『未必』兩個字倒是對的。不信，有李先生自己的方志學序爲證。他的『自序於……不愠齋』，『不愠齋』倒成了『可憎才』，其實豈止是『愠』，並且的確是有些『憤而』了。

『不意四月一號，館長忽以結束裁員，上呈省府，停頓全館工作，止發人員薪俸，彼時余未在綏，事先亦毫末知悉，若依職權言之，館長負全館行政及經費支配之任，總纂負全書編纂及最後裁可之任，職既平行，責各獨負，非館長總纂同行署名，若此類關係全志前途之事，省府未便有所准駁，然郭君爲綏遠耆紳，余乃客籍下士，故省府當循郭意，覆函照准，至余之意見若何，固置不問也。余得此訊即函主席傅君宜生，請仍以省志爲重，速行開館，若郭君不加干涉，賦余以編纂全權，包括所有資料，半年可竣，倘郭君願任余卽讓賢，余旣無顏繼續，惟有請辭，傅君覆書未答請求兩點，但謂省志，乃

地方事業，應遵地方人士之意見，此事尙乞原諒，言外卽願重郭意，事實如何，不必顯也。余意任事三載至願完成，既可成涵礎之初志，亦可答地方之殷情。傳既如斯，余復何言。」（方志學序）

李先生敘述這一段經過，倒很「坦白」（？），「綏遠通志」尙未完成，「總纂」來去的一段材料，實在有保存的必要，所以我不憚煩的鈔出來。李先生在「余復何言」的嘆息下，接着就說：「昔章實齋受知於畢制撫秋帆，纂修湖北通志，後諸小人乘畢入覲之際，讒之於代理制撫，欲圖取而代之，代理者本無識，遂卽去章，以致功虧一簣，有未能成，余無實齋之學，而遭實齋之厄，恨余未繼涵礎而去，應得此果耳。」（方志學序末尾）這真是「畫龍點睛」之筆，但一種「憤而」的表現已是十分露骨的了。李先生自比章實齋，實在是「其妙不可以醬油」的事。拿李涵礎來比畢秋帆，似乎有些不妥。「代理者本無識」的話，不知「主席傅君宜生」見了作何感想。至於用「諸小人」字樣來罵我們的「耆紳」，這位「下士」也未免太刻毒。郭并卿，閻靜亭，榮耀宸三先生看了想不會「不愠」的。

「綏遠通志」將來的成績如何，自然還是不可知的事。因為綏遠通志館當初的成立。正如李先生所說是「或借此以位置士紳」的。所以當初一般人罵通志館都說是「通志大烟館」，李先生的「總纂」呢，也自然免不了是「這一夥」！如果說綏遠通志要賴李先生以一木支大厦，恐怕也不是事實。李先生在方志學序裏說他當「總纂」之「便」有三，原文云

：『余原籍察區，地近綏遠，風土彷彿者多，易於考察，其便一，民國十四五年頃，余會長綏遠教廳，該省後起，率多門人故吏，易於諮詢，其便二，涵礎邃於國學，尤嗜考古，於新舊方志，無所不窺，渠之創設志館，並非徒應功令，蓋於斯道，至感興味，余有所見，易獲諒解商酌，其便三。門人白映星氏鏡潭，並曾到平迎接，且謂綏省智識份子，渴望至般，余遂欣然而就』。這裏，簡直有些白晝見鬼的神氣！說『綏省智識份子，渴望至般』。其實還不如說『白映星氏鏡潭』那時候在『綏遠日報』上發表的幾篇文章來得有力。誰都知道白先生那時候發表了幾篇罵人的關於『方志學』的文章，和李先生『總纂』之換得是不能沒有關係的。

『文人相輕』，真是『於今爲烈』！因爲『相輕』便免不了要『自重』（在這裏用此二字是自吹自擂的意思，算作我的杜撰罷），就是說『自吹』，可是吹得也不要太過火才好！小孩子吹氣泡，用力過火時總歸是要吹炸的。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偉大的工作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版權
保留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代售處	發行者	印刷者	出版者	著作者
各大書局	大公報館代辦部	大公報館	楊令德	楊令德

天津法租界卅號路

82
469282

469282

中華民國廿五年